增補文獻備考

二十九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四十三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田賦考 三

籍田

高麗成宗始置籍田

顯宗二十三年親耕籍田

仁宗二十二年親耕籍田

毅宗朝詳定親耕籍田儀 詳見禮考

本朝 太祖朝置籍田令丞掌籍耕祭祀之法

鄭道傳曰農者萬事之本也籍者勸農之本也人君親耕籍田以先

於農而下民皆曰以人君之尊尙且身爲之耕況以下民之賤安坐而不耕其可乎哉於是人人皆赴南畝而農事興矣故曰籍者勸農之本也

西籍田在開城府東二十里本高麗時郊釆公田素稱膏沃國朝因爲籍田

水田上等下種六十二石十四斗三升地○下等下種二十一石十二斗地○稅正租六百五十六石三斗四升○旱田上等十五日半耕地○中等二十一日耕地○下等五十三日半耕地○稅田穀（黍稷粘粟大麥小麥黃豆赤豆菉豆）四十七石十三斗五升　摠田六十五結九十九負九束

東籍田在東郊十里即祀先農親耕之地

水田一等下種十一石八斗七升地〇二等下種二十二石十一斗地〇三等下種十二石九斗地〇稅正租二百七十石九斗九升〇旱田上等三十五日半耕地〇中等三十九日半耕地〇下等十九日半耕地〇稅田穀黍粘粟唐黍薏苡春牟九十七石十三斗七升〇摠田三十七結五十九負三束〇親耕田八日耕種稻粱黍稷唐黍豆大豆大麥小麥九穀中應爲粢盛者及應爲薦新者命以親耕田所種用之其餘穀除種子封進以示重粢盛之意

成宗六年親耕籍田

二十四年親耕籍田

五禮儀親耕籍田儀詳見禮考

中宗八年親耕籍田

明宗八年親耕籍田

宣祖五年親耕籍田

英祖十五年親耕籍田

二十二年　教曰御耕百畝之田每年依親耕時例種九穀薦粢盛之意分付太常又以略倣井田之規定其里計其畝減其稅使之力農公田令太常講定節目以奏奉常寺奏井田之法以九百畝爲一井而其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使先公田後私事是九一之法所以厚其民而力農公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者盖以此也今親耕田

一百畝依傳教略倣井田古例作爲公田以位田中十一日耕永爲劃
給於御田耕作之民減其稅穀而百畝內九穀之種自本籍隨時出給
趁期播種定式遵行從之
二十九年親耕籍田
四十年親耕籍田
四十三年親耕籍田　教曰以千乘之尊爲履田土以今番觀之尙方
新造赤舃其亦沾土噫年今望八且經昨春今者此擧若爲觀瞻此豈
誠也况以予之氣五推若行十推此豈樂爲其誠爲民
續正祖五年　上詣先農壇觀刈詳見禮考先農壇
續今　上八年親耕籍田

續五月 上詣先農壇觀刈並見禮考先農壇

職田

新羅神文王七年賜文武官僚田有差

高麗太祖元年補當作二十三年詔定役分田勿論官階視人性行善惡功勞大小以差給之

景宗元年始定各品田柴科紫衫以上作十八品一品田柴各一百一十結以次遞降至十八品田三十二結柴二十五結文班丹衫以上作十品一品田六十五結柴五十五結遞減至十品田三十結柴十八結緋衫作八品一品田五十結柴四十結遞減至八品田二十七結柴十四結綠衫以上作十品一品田四十五結柴三十五結遞減至十品田

二十結柴十結雜業丹衫以上作十品緋衫以上作八品綠衫以上作十品武班丹衫以上作五品亦給田柴有差

補二年定功蔭田柴科賜開國功臣及向義歸順城主等勳田自五十結至二十結有差

穆宗元年賜郡縣安逸戶長職田之半改定文武兩班及軍人田柴科第一科田一百結柴七十結第二科田九十五結柴六十五結第三科田九十結柴六十結第四科田八十五結柴五十五結第五科田八十結柴五十結第六科田七十五結柴四十五結第七科田七十結柴四十結第八科田六十五結柴三十五結第九科田六十結柴二十三結第十科田五十五結柴三十結第十一科田五十結柴二十五結第十

二科田四十五結柴二十二結第十三科田四十結柴二十結第十四科田三十五結柴十五結第十五科田三十結柴十結第十六科田二十七結第十七科田二十三結第十八科田二十結不及此限者皆結田十七結以爲常式

顯宗五年文武兩班雜色員吏加結田柴

補 十二年判功蔭田直子犯罪移給其孫

十四年式目都監議政詹事府公廨田給十五結供紙一戶

補 十六年教凡犯罪收職田者蒙赦除直盜及僞造公私文書受財枉法監臨自盜諂曲奸邪所犯外並聽還給

補 十九年判鄉職大丞以上人身死後田丁遞立鄉職佐丞以下元尹

以上正職散員以下年滿七十人令其子孫遞立無後者身沒後遞立

補德宗三年改定兩班及軍閑人田柴科

補靖宗二年制曰諸衛軍人家貧而名田不足者頗衆其令戶部分公田加給

補七年門下省奏舊法凡犯罪者不得受永業田上將軍李洪叔曾犯憲章流配嶺表其妻子孫不當給田制曰洪叔昔在通州丹兵來攻城陷固守不下成不朽之功可賞延于世以激將來宜令給田

文宗元年判六品以下七品以上無連立子孫者之妻給口分田八結八品以下戰亡軍人通給妻口分田五結五品以上戶夫妻皆死無男而有未嫁女子者給口分田八結女子嫁後還官

三年定兩班功蔭田柴法一品門下侍郎平章事以上田二十五結柴十五結二品叅政以上田二十二結柴十二結三品田二十結柴十結四品田十七結柴八結五品田十五結柴五結【補】傳之子孫子或有罪除名其孫無罪則給三分之一

【補】二十三年判軍人年老身病者許令子孫親戚代之無子孫親族者年滿七十屬監門衛七十後只給口分田五結收餘田至於海軍亦依此例

三十年更定兩班田柴科第一科田一百結柴五十結第二科田九十結柴四十五結第三科田八十五結柴四十結第四科田八十結柴三十五結第五科田七十五結柴三十結第六科田七十結柴二十七結

第七科田六十五結柴二十四結第八科田六十結柴二十一結第九科田五十五結柴十八結第十科田五十結柴十五結第十一科田四十五結柴十二結第十二科田四十結柴十結第十三科田三十五結柴八結第十四科田三十結柴五結第十五科田二十五結第十六科田二十二結第十七科田二十結第十八科田十七結

命凡科舉或三十年或四五十年闕榜州縣人若登製述明經科給田十七結或百年後登第者給田二十結奴婢各一口雜業登科者亦給田有差

三十四年判諸畏死降敵軍將田勿許親子連立擇給親戚堪役者諸衛軍充補凡臨戰陷敵逃還人職田勿奪仍給

明宗八年更定西京公廨田有差留守宮公廨田五十結紙位田一百七十二結三十七負七束六曹公廨田二十結紙位田十五結法曹司公廨田十五結諸學院公廨田十五結書籍位田五十結文宣王油香田十五結先聖油香田五十結（先聖即箕子）

［補］藥店公廨田七結僧錄司公廨紙位田各十五結

十八年下制凡州縣各有京外兩班軍人家田永業田乃有姦黠吏民欲托權要妄稱閑地記付其家有權勢者又稱我家田要取公牒即遣使喚通書屬托其州員僚不避于諸差人徵取一田之徵乃至二三民不堪苦赴訴無處寃忿衝天灾沴間作禍源在此捕此使喚枷械申京記付吏民窮極推罪

高宗四十四年宰樞會議分田代祿遂置給田都監
四十六年以江華田二千結屬公廩三千結屬崔竩家又以河陰鎭江
海寧之田分給諸王宰樞以下有差
元宗元年給田都監議諸文武兩班前受之田肥磽不均隨職改給權
勢之家皆占良田惡其不便於己沮其議
補十二年都兵馬使言近因兵興倉庫虛竭百官祿俸不給無以勸士
請於京畿八縣隨品給祿科田時諸王及左右嬖寵廣占腴田多方沮
毁王頗惑之右承宣許珙等屢言之王從之
十三年以百官品祿減少分給京畿田有差
忠烈王四年改折給祿科田

五年傳旨曰功臣受賜田在京畿八縣者勿充祿科田時畿縣之田權貴皆以受牌各占故都兵馬使言勿論賜牌量給職田王許之又聽受賜者請有是命

補二十四年忠宣王受禪時教曰功臣之田子孫微劣外人占取者勿論年限依孫還給同宗中若一戶合執者辨其足丁半丁均給

忠惠王元年罷畿內賜給田以元祿科

補後四年左右道收司判事崔孫雨等盡奪京畿諸賜給田屬有備倉

忠穆王即位罷寶興德寧庫內乘鷹坊其所隷土田各還本處京畿祿科田爲權貴所奪者悉還其主

金海君李齊賢與都堂書曰京畿土田除祖業口分餘皆折給爲

祿科田行之近五十年遡者權豪之門奪占略盡中間屢議釐革輒以危言脅欺上聽卒莫能行此大臣不固執之所致也果能釐革悅者甚衆不悅者權豪數十輩而已何憚而不果爲哉

元年都評議使司言先王設官制祿一二品三百六十餘石隨品差等以至伍尉隊正莫不準科數以給故衣食足給一切奉公其後再因兵亂田野荒廢貢賦欠乏倉庫虛竭宰相之祿不過三十石於是罷畿縣兩班祖業田外半丁置祿科田隨科折給近來諸功臣權勢之家冒受賜牌自稱本田山川爲標爭先據執有違古制乞依先王制定京畿八縣土田更行經理御分宮司田鄕吏津尺驛子雜口分位田考覈元籍量給兩班軍閑人口分田元宗十二年以上公文考覈折給其餘諸給

田並皆收奪均給職田餘田公收租稅充國用制可

補恭愍王二十年教曰選軍給田已有成法近來田制紊亂府兵不得受田殊失募軍之意其復舊制

辛禑三年崔瑩啓曰喬桐江華禦寇要害之地豪强爭占土田軍資不繼請罷三邑私田以充軍食從之

六年李崇仁等䟽曰國家土田賜牌本以待有功近來冒受賜牌占田太多者有之乞令有司根究推刷

恭讓王二年補原本作忠肅王十四年今釐改趙仁沃等疏曰竊惟祖宗分田之制躬耕籍田所以奉天地宗廟之祀也三百六十庄處之田所以奉供上也田柴口分之田所以優士大夫礪廉恥也州府郡縣鄉所部曲

津驛之吏以至凡供國役者莫不受田所以厚民生而殖邦本也四十二都府四萬二千之兵皆授以田所以重武備也世守成憲社稷盤安垂五百年近來貪墨擅權庄處田柴外役軍田皆入其門粢盛供上或時而不繼士大夫之當職勞於王事者無以資其生養無賴之徒安坐其家不知征役之苦以其先世私授之田謂之祖業食至千百結不以爲國家之田而以爲父母之德百無報國之心而從軍之士忘軀命冒矢石得生百戰之餘者反不得一畝之田誠爲慨然矣

三年都評議使司上疏請定科田法從之依文宗所定京畿州郡置左右道自一品至九品散職分爲十八科京畿六道之田一皆踏驗打量

得京畿實田十三萬一千七百五十五結荒遠田八千三百八十七結六道實田四十九萬一千三百四十二結荒遠田十六萬六千六百四十三結計數作丁丁各有字號載之于籍拘收公私往年田籍盡行檢覆覈其眞僞因舊損益以定陵寢倉庫宮司軍資寺及寺院外官職田廩給田鄉津驛吏軍匠雜色之田京畿四方之本宜置科田以優士大夫凡居京城衛王室者不論時散各以科受第一科自在內大君至門下侍中一百五十結第二科自在內府院君至檢校侍中一百三十結第三科贊成事一百二十五結第四科自在內諸君至知門下一百十五結第五科自判密直至同知密直一百五結第六科自密直副使至提學九十七結第七科自在內元尹至左右常侍八十九結第八科自

判通禮門至諸寺判事八十一結第九科自左右司議至典醫正七十三結第十科自六曹摠郞至諸府少尹六十五結第十一科自門下舍人至諸寺副正五十七結第十二科自六曹正郞至和寧判官五十結第十三科自典醫寺丞至中郞將四十三結第十四科自六曹佐郞至郞將三十五結第十五科東西七品二十五結第十六科東西八品二十結第十七科東西九品十五結第十八科權務散職十結外方王室之藩宜置軍田以養軍士東西兩界依舊充軍需六道閑良官吏不論資品高下隨其本田多少各給軍田十結或五結令辛未年受田科不足者辛未年以後新來從仕未受田者不論祖父文契有無將其或犯罪或無後或科外餘田隨科遞受無所任閑良官不在此限京畿荒遠

之田開墾之田有職事從仕者告官作丁科受凡受田者身死後其妻有子息守信者全科傳受無子息守信者減半傳受本非守信者不在此限父母俱亡子孫幼弱者理合恤養其父田全科傳受待年二十歲各以科受女子則夫定科受其餘田許人遞受受軍田者赴京從仕則許以科受京畿之田軍鄉吏及諸有役人如有老病死亡無後者逃避本役者赴京從仕者則代其役者遞受其田庚午年受賜功臣之田許於科外子孫相傳凡加科受田新作公文者繳連原券合爲一通毋得另作文券父母分田者原卷納官朱筆標注其上曰某丁某子某孫所受仍句銷之原券還長子雖田少子多不許破丁減自己田與子孫及他人者父沒其子科外餘田夫沒無子減半田於原券標注句銷如上

原劵還其主盡以其田與他人者告官遞給原劵還官凡足科受田者
父母沒後願以其田易父母田者聽犯年及無後者之公文其家人隱
匿不納官者痛行理罪凡人無得施田於寺院神祠違者理罪已將庚
午年以前公私田籍盡行燒毁敢有私藏者以毁國法論籍沒財産今
後凡稱私田其主雖有罪犯不許沒爲公田犯應受者各以科遞受其
犯杖以上罪謝貼收取者犯嫁期功以上親者閑良官除父母喪葬疾
病外無故不赴三軍摠制府宿衞百日已滿者判禁已後同姓爲婚者
受守信田再嫁者有田地不作公文者身死無妻子者其田並許人陳
告科受公私賤口工商賣卜盲人巫覡倡妓僧尼等人身及子孫不許
受田京畿公私田四標內有荒閑地聽民樵牧漁獵禁者理罪田主奪

佃客所耕田一負至五負笞二十每五負加一等罪至杖八十職牒不收一結以上其丁許人遞受佃客毋得將所耕田擅賣擅與別戶之人如有死亡移徙戶絕者多占餘田故令荒蕪者其田聽從田主任意區處己巳年不及打量海濱海島田打量時脫漏田打量不如法餘剩田新開墾田各道都觀察使每年隨卽差官踏檢作丁續書于籍申報主掌官以充軍需不許諸人擅占違者理罪科外冒受及侵奪公私田者依律决罪所受科田許人遞受如有妄告他人無證奸盜等事又以雷電猛獸水火盜賊所害指爲罪名規奪人田者痛行禁理如有調發大軍糧餉不足不問公私田隨費多少臨時定數公收支用無事則止

補都評議使司請於平壤府減土官量墾田革日耕頒地祿從之地

祿五品十結六品八結七品六結八品四結九品三結餘田公收

補洪汝河曰高麗略倣三代之制上自公卿下及軍民皆授以田及其弊也中外良田悉歸私門權要之家據占制外無勢之家有位無田以致公田日蹙國用日耗須賫厚歛民不聊生又有權勢子弟爭占膏腴互相攘奪詞訟日繁冒制行私曾不憚畏勢均力敵訟久不决故其田有二主者或三四主者佃客之戶朝輸租於某家夕被徵於某家百弊横生罔有紀極我　太祖潛邸時建議革私田之制百年流弊一朝滌盡民心翕然治化丕作因之至今久而不廢後世經國之士尚知所取舍哉

補又曰三韓之地非四方舟車之會無物產之饒貨殖之利國用

民產專仰地力鴨綠以南大抵皆山野無百里之廣陵崖洲岸犖角零瑣而視中國所墾不出六十萬結二結當一頃則僅比中國大州三十萬頃而已故經界不正則其利害較之中國相萬也可不慎哉高麗略倣唐制文武百官府衛軍吏胥徒凡執國役者皆授以田然唐授民口分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非世祿之意也高麗受田者皆無稅至於百官俸祿之外別有授田皆非唐制也夫爵不可世襲執役者或有連立丁或無丁繼而爵執役者無窮而土田有限曾授者身故不得納官而又以其妻女子嫁從仕而爲之法分割久近委曲繁密不可勝稽要之末可以行於久遠此其立法有未盡善也

補輿地勝覽云申崇謙從王太祖獵于平州三灘晝膳適三雁盤回太祖曰誰射之崇謙曰臣試射之太祖賜弓矢鞍馬命射第三雁左翼應命而射果中如命太祖嘉歎賜射雁傍近田三百結世食其租名曰弓位田

補李陸曰我太祖賜辛禑李謹妃崔寧妃守信田各三百結謹妃又加三百結盖嘉其爲禑守節也

柳馨遠曰高麗田制大抵倣唐制括墾田數分膏瘠自文武百官至府兵閑人莫不科受身沒並納之於公惟府兵年滿二十始受六十而還有子孫親戚則遞田丁身有疾者亦許遞田無者籍監門衛七十後給口分田五結收餘田無後身死者及戰亡者妻亦皆給口分田

又有公廨田給庄宅宮院百司州縣館驛皆有差

本朝 太祖元年裴克廉趙浚金士衡鄭道傳南誾等啓王子諸君用度不足乞於本科外加賜田土 上曰本科百結亦不至飢寒若又加賜則人必謂予私己子也况京圻田土有限豈可濫給誾曰諸功臣科田外既有別賜田王子豈不可給 上目誾曰謂予旣賜功臣田亦賜諸子耶

侍中趙浚上箋曰 殿下慨然爲萬世開太平革私田置科田於京畿以優士大夫置軍田於州郡以養師徒以至鄉吏津院皆給之田田有定制國有成法各有分限不相侵奪倉廩實而國用足矣

三年 上入耆社賜宴于耆英諸臣以 御筆賜與土田减獲以贍之

上召李穡待以故舊之禮賜科田一百二十結

補定宗二年門下府郞舍朴訔等上疏曰前朝之季紀綱陵夷田制大壞我　太上王卽位之初正經界定田制以爲子孫萬世之法今宜遵而勿失凡受科田者或犯罪或無後或科外餘田許令科田不足者與新來從仕者陳告遞受焉從之

補世宗十九年　教曰災異荐至下民阻飢而予之子孫衆多徒費天祿予實慚焉其減親子孫科田用答天譴

補端宗元年命戶曹凡功臣賜田之未滿者以軍資田給之

補世祖十一年革科田置職田

經國大典　王子大君二百二十五結君一百八十結正一品一百十

結從一品一百五結正二品九十五結從二品八十五結堂上正三品六十五結堂下正三品六十結從三品五十五結正四品五十結從四品四十五結正五品四十結從五品三十五結正六品三十結從六品二十五結正從七品各二十結正從八品各十五結正從九品各十結十月晦日以前受職者給限前五十日內遭喪身死至限未經遞差者限後遭喪身死者亦給 續大典云職田今廢年代未可攷

補 續大典 學田成均館四百結四學各十結州府鄉校七結郡縣鄉校五結賜額書院 未賜額則無免稅位 三結稅穀出納之除請自本館本學掌之校田守令檢察書院田本院自備雖未滿三結勿以民結充給

廩田

高麗成宗二年定州府郡縣館驛田千丁以上州公須田三百結五百丁以上公須田一百五十結紙田十五結長田五結二百丁以上缺一百丁以上公須田七十結紙田十結一百丁以下公須田六十結長田四結六十丁以上公須田四十結三十丁以上公須田二十結二十丁以下公須田十結紙田七結長田三結鄉部曲千丁以上公須田二十結一百丁以上公須田十五結五十丁以下公須田十結紙田三結長田二結大路驛公須田六十結紙田五結長田二結中路驛公須田四十結紙田長田各二結小路驛公須田二十結紙田二結大路館田五結中路四結小路三結

補十一年給太學田庄

十二年判給諸州府郡縣驛路公須柴地千丁以上八十結五百丁以上六十結五百丁以下四十結一百丁以下二十結十二牧勿論丁多少一百結知州事雖百丁以下六十結東西道大路驛五十結中路驛三十結兩界大路驛四十結中路驛二十結東西南北小路驛十五結

補本朝 太宗七年賜成均館田萬餘畆

世祖朝定廪田法

經國大典 府大都護府牧各衙祿五十結有判官則加四十結都護府同未挈家處則減半都護府郡縣同公須十五結都護府郡縣同沿路則各加大路十結中路五結都護府衙祿五十結郡縣各衙祿四十結驛公須大路二十結黃海道加二十五結兩界加十結中路十五結兩界加七結小路五結兩界加三結長二結副長一結五十負急走五十負大馬

七結中馬五結五十負小馬四結緊路則急走加五十負大馬加一結中小馬各加五十負站衙祿五結院主大路一結三十五負中路九十負小路四十五負渡衙祿八結津夫大渡十結五十負中渡七結小渡三結五十負守陵軍每一名二結水夫每一名一結三十五負氷夫每一名一結

【補】成宗十五年賜成均館田四百頃又給鄉學田有差○二十三年又賜學田

【補】中宗十二年賜土田于成均館

【補】三十年賜楊根柴場于成均館周二十里

【補】明宗七年賜開城府學公田十結

【補】景宗元年領議政金昌集筵啓因戶曹判書閔鎭遠所達書院免稅

事有令廟堂禀處之命矣書院位田免稅結數曾無定規而鄉校則例給七結此亦以府州郡縣有所差等矣賜額書院似當有參酌定給之舉自今許給三結事定式施行何如左議政李健命曰未賜額書院雖與賜額有異而募軍既有減數劃給之令則田結亦當減半許給矣金昌集曰凡書院禀旨于朝家而設立處則雖未賜額減數免稅而其餘則勿許宜矣　上曰依爲之禮曹判書宋相琦曰雖鄉校元無民結劃給之規至於書院則比諸鄉校自有輕重尤何可以民結劃給乎若開此路則必有紛紜之弊矣賜額書院雖以三結爲限所謂院位自備田畓如未備三結則只許院位所付而勿以民結充給三結之數似爲得當矣從之

補英祖十六年命以成均館賜田之還屬地部者復賜本館詳見學校考

續大典　大同行後旣定營官需而衙祿公須位仍舊免稅只收大同

京畿則春等收米給本官○驛靑坡蘆原兩驛不用大典大小路例只從馬數上等馬

中等馬各四結下等馬各二結水夫氷夫並今廢

續正祖六年命郭山等四邑量外田畓肅川等邑田畓劃付奎章閣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四十三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四十四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田賦考 四

諸田

補高麗太祖十九年以朴英規歸附賜田千頃

補顯宗四年賜投化宋人戴翼田庄

補十二年吏部尙書姜邯贊納開寧縣私田十二結給軍

補十五年判凡無子身歿軍人妻給口分田

補二十年賜太尉李可道開城縣莊田

文宗二十七年判無子人功蔭田傳給女婿親姪養子義子

補高宗十五年崔瑀以私田七百餘結屬諸衛散員及校尉房以收人心

四十三年制曰今想諸道民不聊生彼此流移其可悼也其避亂所與本邑相距程不過一日者許往還耕田其餘就島內量給土田不足則給沿海閑田及宮寺院田

元宗元年（補當有太孫監國四字）命（補當有右副承旨金仁浚七字）推檢別宮田

史臣曰古之明君或棄苑囿許民耕種今此別宮之田皆爲權臣奪占宜還本主未嘗議此而反更推檢豈爲懲惡禁暴乃所謂尤而效之也

補忠烈王三年僉議府言公主怯怜口及內僚廣占良田標以山川多

受賜牌不納租稅請還賜牌不聽

八年李英桂曰大臣及內僚多置田庄爲逋逃藪乞徵銀布以充國用於是衆謗紛然王由是頗不喜英桂遂寢其事

補九年賜三番忽赤畿縣田爲放牧所

補十一年下旨諸王宰樞及扈從臣僚諸宮院寺社望占閑田國家亦以務農重穀之意賜牌然憑藉賜牌雖有主付籍之田並皆奪之其弊不貲擇人差遣因推辨覆凡賜牌付田起陳勿論苟有本主皆令還給且本雖閑田百姓曾已開墾則並禁奪占

忠宣王初年教曰先王制定內外田丁各隨職役平均分給以資民生又支國用邇來豪猾之徒托稱遠陳標以山川冒受賜牌爲己之有不

納公租田野雖闢國貢歲減又其甚者托以房庫宗室之田其於租稅一分納貢二分歸己或有全不納者玆弊莫大宜令諸道按廉及守令窮詰還主如無主者給內外軍閑人立戶充役京畿八縣田元有其主國家近因多故以兩班俸祿之薄初給墾地其餘荒地頗多自利爲先者乘間受賜不許其主不納官租專收其利而甚者又並兩班折給之田使不得隨職遞受者多矣令有司更爲審驗和會折給江華田亦令均分

後元年傳旨曰典農司所收諸寺社及有勞功臣田租皆還給其餘田租移入龍門倉以米三百石分賜大藏都監禪源社

忠肅王五年大索豪勢所占民田還其主中外大悅豪勢患之訴上王

罷之
教曰功臣賜田山川爲標所受日廣而不納稅貢賦之田日益減縮其數外剩占者窮推還本
十二年教曰權勢之家奪人土田田屬勢家稅仍本主甚爲民害自今受賜田雖功臣毋得過百結式自都監考覈賜牌削其贏數
補後五年收前王功臣田並還本主
忠惠王後四年作內廐奪人田屬之收其租又奪人田民盡屬寶興庫又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七品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令五教兩宗亡寺土田及先代功臣田屬內庫置田民推刷都監
五年京畿祿科田爲權貴所奪者悉還其主藥店公廨田七結僧祿司

公廨紙注田各十五結

恭愍王二年分遣田民別監于楊廣全羅慶尙道義城德泉有備倉田及諸賜給田標內濫執公私田推刷悉還本主

十一年密直提學白文寶疏曰京師近地平廣膏腴可以耕稼者爲牧場而奪其利宜移牧於山谷島嶼以興地利且畿內八縣上亦不須頒祿科均給大夫士祭田以濟居京者之所急

恭讓王初年憲府疏論田制曰京畿則給居京侍衛者之田以優士族卽文王仕者世祿之美意也諸道則止給軍田以恤軍士卽祖宗選軍給田之良法也乃使中外之經界截然不得相亂然受田於京畿而數未滿者欲於外方給之是殿下復開兼並之門臣等甚爲殿

下中興之盛惜之也願殿下凡居京者止給畿內田不許外方給之定爲成憲以足國用以厚民生以優朝士以贍軍食

補 十五年置田民推整都監以辛旽爲判事令曰比來紀綱大壞貪墨成風宗廟學校倉庫軍須田及國人世業田民豪强之家占奪幾盡大置農莊病民瘠國今設都監推整其知非自改者勿問過限事覺者糾治妄訴者反坐令出權豪多以所奪田民還其本主中外欣然旽之曲收衆心以濟奸慝類此

補 辛禑八年十二月設折給都監以判開城朴形等爲別坐分給土田

補 十四年置田民辨正都監考覈林堅味等奪占田民

補 辛昌卽位初教曰近來豪强兼並田法大壞其料物庫三百六十庄

處之田先代施納寺院者悉還其庫東北面西北面本無私田如有稱謂私田濫執者仰都巡問使通行禁理其所執文契沒官

本朝　太宗三年賜河崙等土田崙等辭　上曰卿等入奏天子以遺我子孫萬世之休用錫土田臧獲傳諸子孫卿無固辭

四年朴經等上言曰京畿左右道及六道定陵寢倉庫軍資公廨寺院田學校神祠鄉津驛吏紙匠等田而以士大夫居京城衛王室置科田以養廉恥軍士在邊圉藩國家置軍田以加恤養凡科田功臣田止於畿內給之軍田止於畿外給之此法甚美宜令後世遵守勿失近日原從功臣田皆於本鄉給之夫廣占田宅者以私田在外故也今若置私田畿外則或有貪黠之輩乘其勢而蠶食之四方公田皆必潛耗宜皆

於畿內給之若京畿之內更無餘田則加一二州縣以充其數亦無害也 上從之

補世宗五年大司憲河演等上疏曰歷代酷信浮屠廣立精舍施土田納臧獲中外分屬田一萬一千一百餘結同胞赤子未免饑殍遊手緇流又何給田以優其養乎 上納之減省京外寺社

文宗元年得高麗顯宗遠孫於公州賜土田臧獲

經國大典 官屯田馬田院田津夫田氷夫田守陵軍田則自耕無稅國行水陸田祭享供上諸司菜田內需司田惠民署種藥田並無稅寺田衙祿田公須田渡田崇義殿田水夫田長田副長田急走田則各自收稅職田賜田稅幷草價納京倉以軍資監米豆換給國屯田以所在

官境內鎭戍軍耕獲補軍資

補仁祖二十三年右議政李景奭筵奏外方屯田占奪民田之弊吏曹叅議趙錫胤曰金海屯田侵占百姓累年耕食之地民甚稱寃矣景奭曰本道監司已爲啓聞豈可與小民計較而不爲革罷乎 上特命革屯田畓還給本主

孝宗元年都承旨韓興一所啓江華牧塲旣已革罷許民耕食則自今以後便作民田似不當仍屬於本寺收稅一事令戶曹句管 上從之

三年備邊司啓曰江都牧塲許民耕食之擧專爲募民之計而作者之名懸錄於田案又自戶曹句管會錄則年久之後不無仍作私田之弊自司僕寺依他塲田例收稅仍爲留置道本府以爲不時之用則其補軍

餉一也而可無牧場私占之弊以此分付該曹該寺及江華府　上從之

補顯宗元年玉堂李敏廸箚曰訓局御營守禦摠戎各占封疆擅稅山海土旣自擅民又自占不若朝廷分割公賦使之贍用田屯盡歸之地府民戶盡歸之本邑則民是王民地爲王土矣

補又箚曰沿海數千里高山巨藪盡屬私室封略區劃有同賜土人主受祖宗付畀爲億兆父母則名山巨海擅歸私門非付畀之意也海夫山戶流逋失業亦豈父母之道也請不問手敎有無不論宮戚親踈凡以柴塲墟坌立案者一切革罷

補二年諫院箚曰宮家庄土皆有定限大君公主則二百二十五結

王子翁主則一百八十結乃是祖宗職田之制昭在國典而今者諸宮家田庄多者或過千結踰越法制無復限量處處開設殆遍遠近民田之侵奪宮奴之橫挐罔有紀極齊民呼寃莫此爲甚至於近日忠州之事戶曹革罷害倍之闕纔到內司打量之差旋至橫行供頓侵甚人民失望又如何哉

補吏曹正郎南九萬疏曰每於本曹開坐之日接見內需司移送公文率多折受山澤及占取堤堰等事也近來此事已成恒規故有司之臣不敢不奉行而細以思之無非蠹國而病民者也方今人齒漸繁山野皆闢至於川梁海曲亦無不盡之利臣未知何邑何處果有閑曠棄地若是之多耶若此不已雖使普四海而爲國盡天下而爲

田將必無餘地之可以及民者矣

補三年諫院劄曰今日諸宮旣富且厚而奪民之田以附益之且國之所寶土地人民一宮家而擅數十里地役數千戶民幾何而國不衰且弱也山林川澤與民共者先王之所以不專利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先王之所以存大防也臣等竊惜焉

補司諫李敏廸啓曰山林川澤乃有國之寶而虞衡之官所掌者也自前代恩澤之封未聞有以山海之利畀諸私家者逮我國家宮戚之賜亦未有包絡山海之地而爲其田業者式至今日山海之爲宮家折受之處不知其幾典章一壞分制易僭將至於國不爲國矣吾東邦地固爲褊小雖閑曠山澤若以十里五里之大而割與宮家便

作永業則私門之勢益張而公家之地日蹙况萬世國基螽斯慶繁而此例已開競相踵襲則將如之何哉

【補】又啓曰 太祖朝王子本科只百餘結至大典時則職田至二百餘結而今之免稅多者至有一千四百結者 聖上稍加節損雖限以五百而比國初則加數倍矣比中世則加一倍矣况柴塲折受江海折受則 祖宗盛時所未有而火田折受則自今日創始網山羅海括地之遺利以歸私門今日之侈視 祖宗之儉又何如哉

應敎（原本以領議政係於肅宗十四年今釐改）南九萬䟽曰夫折受免稅之弊獻言諸臣殆將悉數之矣今臣等更不敢條擧其弊端只以事理論之凡折受免稅可謂利於公乎可謂利於私乎今之折受免稅者爲其利於己

乎爲其利於國乎若罷折受免稅則諸宮家皆全之資財更無以爲生乎否乎今雖不罷折受免稅民生自可樂業國體自可無虧而獻言者徒自聒聒而不知止乎否乎凡衆人之心皆欲自厚自封而特畏國法不敢耳今　殿下爲二三宮家自壞其法雖擧國言之而亦不恤焉凡朝臣之欲爲其妻妾子女之奉者營利行私唯力是視而無所忌憚矣未知　殿下又將以何法而禁之耶昔唐中宗至無道之君也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中宗以爲百姓蒲魚所資而不許今則內而溝渠之微外而江海之大郊野之曠山嶽之高擧皆割裂而封略之　殿下之所能守祖宗疆土者其餘幾何哉民失其利無以爲生則弱者塡于溝壑壯者散爲寇盜國勢之土崩可翹足而待也

殿下爲二三宮家必欲使無國以後已雖　殿下甘心而不以爲悔然念既無此國則二三宮家必不能獨保其富厚此於爲宮家地亦非善計也曷若及今早爲之所使國家俱安乎昔我　太祖大王謂鄭道傳曰王子諸君本科百餘結亦不至飢寒若又加賜則人必謂予私己子也嗚呼豈　殿下以　太祖聖訓爲不足法而定此五倍之數耶頃日正言呂聖齊疏中請依大典諸田條賜田田稅並納京倉以軍資米豆換給之規宮家免稅既定數之後以其稅並輸於京倉分給其家如職田之制云者此誠拔本塞源之論而其於公私實爲兩便伏願　殿下於玆二事勿以爲逆于心而亟賜允兪

補四年定諸宮家免稅田結數有差柴塲量留一處無使廣占魚場網

場唯存　宣廟朝賜給而只限其身

補備局啓曰司諫院啓辭山林藪澤國之所庇虞衡之政歷代所重近來火田之弊靡有紀極無深不到無處不有至於高山大藪任意焚𦶠百年長養一火盡之山童川竭萬寶俱絕識者以連年旱乾未必不由於此此誠有見之言也火田之禁前後非一而朝家不能盡一嚴禁者或憚於奸民之無所容或由於州縣之利其入今欲大正必費大段區處然後可以就緖姑不敢輕議而如山藪之高大有名者國家祀典所載及州縣鎭望輿地勝覽所錄之處尤當先加封植請令戶曹工曹別爲事目嚴飭各道定其標限峻其防禁本道都事每年親檢開錄啓聞如有弛禁而啓奸者守令論以重罪云火田之

禁前後申明亦非一再而限以山腰以下之令猶且不行漸至於高峯頂上亦皆童赭此誠可駭之甚而未及流民之前此弊難杜臣等之憂未嘗不在於此而未得其善策矣今見諫院啓辭所論誠是如山藪之高大有名者國家祀典所載及州縣鎭望輿地勝覽所錄之處尤當先加封植而禁其焚燒卽令該曹別立事目嚴飭諸道使之着實擧行而某邑某山應禁之地一一開錄啓聞以爲後日摘奸時憑據之地宜當從之

補又曰乃若柴塲之事其弊又有甚焉方今各衙門如太常祭享之所尙方御供之用樵蘇之資國家固有應與之例而諸宮雖貴旣是私室山阜雖小亦係王土其不可比擬公門而任其宰割也明矣况

平幽深之峽遠外之程元非取柴之所而亦借虛名以專實利旣非
州縣而管其居民亦異田庄而稅其布粟凡所以浚剝侵奪有不可
以盡言則是又　祖宗朝之所未嘗有者也

補六年嚴禁民結之暗錄於宮家免稅者
十二年慶尙道金海郡民田之冒入宮屯者特命還給本主
肅宗十四年領議政南九萬奏曰　祖宗朝以來本無田土折受之事
而如或有官田及沒入屬公之地則有賜與之規　宣廟朝壬辰亂後
人民稀少極目陳荒而王子翁主相繼出閤無可賜與之田土故相臣
韓應寅時爲戶曹判書以禮賓寺所屬百官宣飯及倭野人接待所用
魚鹽柴炭等物所出之地割而與之其時以爲善於變通而仍成後來

折受之謬規及至 顯廟初年五公主出閤折受寖廣山海人民將不
得聊生故三司閱三年爭執請罷其時臣亦出入於三司或傳啓或入
侍每承 上敎以爲折受雖非典章事在 先朝有難盡革自今以後
若不更許折受則無源之弊自然可絕因依大典職田之法加其結數
定爲免稅之限矣厥後廣占之弊又復如前今人民繁殖比之壬子年
間又不啻倍蓰山峽之間海澤之濱寸土尺地皆已起耕實無一畝閑
曠之處事勢到此則白奪民田之外決無可得之地以此上今年諸道
折受不知其幾處而邑民擊錚道臣狀聞臺諫論啓不勝其紛紜 聖
明亦不忍民人之呼冤悉使還給故徒致諸道騷擾之弊而於宮家亦
無所利今後天佑 宗社螽斯有慶本支繁衍新宮無限則未知朝家

將於何處折得無限田結而不至於民田之見奪耶或依　祖宗朝職田結數以出稅之米劃給如法典所載而此若難行則亦宜更思善處之道至於折受之規終不可仍行於日後矣　上曰不思善後之道而折受猝然革罷則新設宮家將未免狼狽令廟堂講究善處之道然後稟定變通可也又啓曰諸宮家折受之代有講究稟處之命臣與諸臣相議則折受旣非　祖宗朝典章且有　先朝壬子禁令決不可仍行而卽今事勢則雖欲行之片土無閑白奪民田之外終無可得之處亦不可不有變通大典職田之規大君二百五十結王子君一百八十結公翁主從尉之品計給乃是法典所載而　顯宗朝癸卯年大君公主四百結王子君翁主二百五十結定限免稅亦有受教矣祖宗法典雖

當遵守　先朝定式亦難減數今姑以癸卯受敎爲限計其結數受劃給田稅大同收米則四百結當爲四百六七十石使宮家依此數受於戶曹及宣惠廳此外啓下折受及私田免稅等事並皆革罷則有司經費雖或有減縮之慮比諸爭奪民田厚招民怨其輕重利害不啻懸殊矣大典職田條本田稅及草價並納于京倉而以軍資監米豆換給云者乃所以防私田免稅濫雜之弊古所謂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云者亦此意也臣等雖多講究此外則似無他策矣　上曰諸宮家及後宮曾已折受者外今後則並令勿許折受將來新宮則依所啓以職田法行之而漁箭鹽盆等各項折受及代受等事並爲防禁各衙門各軍門亦一體施行

領議政金壽恒〔補〕恒當作興 啓曰職田變通事問議原任諸大臣則皆以爲折受之制既罷而職田之法又多難便之端終不可行令該曹給價使宮家私買田庄最似無弊云今日諸臣方皆入侍下詢何如行戶曹判書柳尙運曰職田之制載在大典行用式例今無可考之處夏間折受革罷之時以其法典所載請行職田而亦慮其難行矣第折受今既革罷給價之議實出於不得已也比之折受職田之制所費雖似有加而因此而無他弊端則可以行之矣兵曹判書尹趾完曰職田雖法典今既難行給價雖不正當可無民弊吏曹參判崔錫鼎曰臣往議于原任大臣則領府事閔鼎重以爲職田之法誠不可猝行民結免稅亦似難行給價買庄似爲便好而此亦有弊端買庄之際不能詳審則詞訟紛

紘亦必有難處之端此亦不可不慮而他無善策云他大臣之意則皆以給價爲便矣臣亦別無他意職田既不可則給價買庄似爲便好而日後訟端之慮果如閔鼎重之所言買庄之際使之十分詳審宜矣

上曰大臣諸臣之議皆以爲折受之制既已革罷職田之法又不可復舊則給價買庄之外似無他道而給價之數當以幾許爲定耶金壽恒曰大君公主則以四千兩王子翁主則以三千兩議定矣　上曰大君王子職田幾結折受免稅亦幾結耶金壽恒曰法典內職田之數大君二百二十五結王子一百八十結而　先朝折受定制則大君四百結王子二百五十結矣　上曰給價買庄可准此結而亦無不足之患耶柳尙運曰以三千兩買得幾結雖未可的知而免稅則當以二百五十

結爲准矣　上曰亦爲免稅耶金壽恒曰買得田庄之後則當以折受結數免稅矣柳尙運曰旣給價銀又復免稅在宮家比前有所加而無所損矣執義沈枰曰職田之法旣不可行故以給價定奪而閔鼎重言厥有深意盖近來人心不淑相訟田庄盜賣於宮家者比比有之此後如有憑依宮家之勢不分明田地潛爲放賣於宮家者及宮家奴輩買得如此田庄者並從重論罪俾無日後無窮之弊似不可已矣金壽恒曰沈枰之言是矣諸宮家買賣之後必有爭訟之端如以不當賣之田地欺瞞圖賣者別爲論罪事嚴立科條似宜矣　上曰大君公主則給五千兩王子翁主則給四千兩永爲定式以相訟田地賣於宮家者各別論罪事中明立法可也

補二十年應教宋相琦箚曰卽今新宮折受之處爲民切害者則不可不急先變通盖公家加耕之類通計雜稅一卜所捧率不過一斗而宮差輩所徵則不啻累倍其他橫拏侵虐難以毛擧害及鷄豚閭里騷然其所濫捧者旣未必盡入於宮家而利歸於私槖怨及乎朝廷若自朝家叅酌定式勿論新舊宮庄一依公家收稅之例收捧之時使該邑守宰並爲句管計其實數移授宮差只令領納於宮家則宮家旣無見失之患下民亦無呼寃之弊

補二十一年左議攻柳尙運箚啓丙寅年淑儀房田畓二百結依例劃給事傳教甲戌年兩房田畓各二百結依前例劃給事命下以此觀之則二百結折受似是定式而取考該曹諸宮家折受結數則明禮於

義壽進龍洞四宮則姑捨勿論此外諸宮折受者或至七千餘結或至五千餘結其過於定式若是之多豈非未安者乎以事體言之則定限二百結外盡爲革罷爲宜而其中陳久之地亦必叅錯不能的知其實結之數且念一朝减削則宮家亦無以成樣今若於二百結定限之外盡爲革罷自朝家量給米布銀貨使該宮自備庄土使得以成樣庄土未備之前限年賜以公賦稅則公私俱便矣壽進明禮於義龍洞四宮及明善明惠兩房則以戊辰年爲限以前折受則仍存以後折受則盡爲革罷何如　上曰六宮戊辰以前折受則仍存戊辰以後折受則革罷此後永勿折受事分付

補二十二年副提學徐宗泰疏曰聞諸處設庄多以王子房爲名令

王子年幼豈宜有此 太祖大王謂鄭道傳曰王子本科田不至飢寒若復加賜人必謂予私己子此後世所宜法者姑令停罷待其年長可也

補 領議政南九萬言宮家折受革罷後所謂代受者尚存請以各軍門各衙門屯田充給宮家宮家代受之民田則盡爲出給宜矣 上曰不必充給直爲革罷此後則勿令代受可也

補 三十四年備邊司啓目諸宮家各衙門戊辰以後折受一併革罷後自戶曹給銀使之買得此後則永勿折受乙亥年樻前定奪而其後折受處又爲夥然今承折受處爲民者使諸道啓聞革罷之教與廟堂諸臣今始的確勘定其所革罷田畓十七處漁塲田庫塩盆七十五坐

上並令依此施行

補南九萬曰宮庄免稅實爲流來無窮之弊今若一併革罷並歸地部而使地部量宜輸送其代於該宮則其爲利益不但稅入之不縮而已風聲所及可以聳動八方

補閔鎭遠曰至於諸處折受之弊諸宮家一年應用之數酌量定式之後折受處量宜革罷其仍存者定其結數一依民田例自地方官收稅與田稅一時上納則自地部依其數分給各宮其灾塲處減稅之規一依民田分等定數而減之該宮差人永勿下送使窮民得以保存魚壚稅未罷者亦宜的定其數使地方官收納於地部依折受稅自地部分給則其弊亦可除也

補英祖五年右議政李㙫啓各衙門諸宮家免稅今番裁定而旣有紛紜之端亦多掣肘之事至於宗室代盡後還爲出稅者極爲拘碍矣上曰宗室免稅各有結數大君王子公翁主亦但止於己身而其後則爲祭位田矣奉祀者持其祭位而已宗室家免稅至於四代云者可恠矣在敦宗之義予豈以所無之事下教乎大君公主四百結王子翁主則二百結此乃應給之物而畢竟則爲祭位田矣今以收稅記見之則順和臨海房田結至今尚在而戶曹不察矣頃日朴文秀之言是矣凡事必有界限而此則前旣不恊今亦無減實無界限矣然其四百二百結中爲子孫者分而食之則雖十子百孫至于百代而可食矣其外免稅則豈可更許乎四代云者親盡之謂也田畓免稅豈可以四代爲限

乎卽今立朝宗班皆是四代內也若必以四代爲限則殊無限節故欲令廟堂商議稟處矣祭位田不特四代雖子孫寒微至於爲士亦當食之禮曹判書金始煥曰臣累經外邑故知之矣諸宮家免稅不載於賜給田畓載於民結而收稅隨意移定於八道每於收稅時以實結塡充故國家多有所失矣李台佐曰不特諸宮家各衙門以免稅事連續文報於備局而此非自備局區別之事移送戶曹收聚文書詳細區別使之稟定何如　上曰送于地部則雖爲區別各衙門必不出給矣近來各衙門無不折受而如成均館田畓自有結數與忠勳府特賜者有異矣其餘宗簿寺及供上衙門外皆革罷宜自廟堂執其綱領與戶判相議不緊折受盡爲革罷可矣

補 戶曹判書徐命均筵啓吏曹判書趙文命頃以未代盡宗室田畓出稅事有所陳達令廟堂稟處頃日筵中亦未定奪去壬寅年節目啓下時大君公主一百五十結王子翁主一百結限四代矣勿論大君王子公主翁主宗親代盡則當爲出稅而支孫雖未盡親一並出稅有所不便故吏判爲此而陳達矣 上曰有所下教而終有不便者矣都承旨趙顯命曰宗孫雖代盡其支孫親不盡名在宗籍而一並革罷則誠爲埋沒欲待宗孫支孫盡過四代之後革罷則人之子孫至玄孫爲四代而四代之盡或有過百年者百年後事何可預定在國家恐無實效臣意則大君王子公翁主既有所劃得田畓實數勿論宗支代盡家使之自首其衿得之數以爲出稅之地而其代盡

與否璿源錄三年一次較正時自當有不可誣者自戶曹次第按行
以漸革罷則無一時盡罷埋沒之歎又無遲延百年無實之患矣
上曰勿論宗孫支孫在宗籍者給之親盡之家收之可也
補 九年命今後諸宮家更勿折受雖已啓下者未及擧行者一併還寢
補 二十一年西路審理使李日躋筵啓寧邊之白嶺釼山二面自上年
新屬於毓祥宮折受云盖寧邊以西邊之第一雄邑稱之者多有賴於
此二面曾在 先朝亦入於折受因故相臣趙相愚之疏白 肅廟特
許出給故寧民立石頌之稱爲美談故叅判趙明翼爲本府倅時收兩
面之稅分作二庫一曰彰德一曰廣惠彰德者彰 先王之德也廣惠
者廣 先王之惠也臣繼明翼而出守始乃合屬於大同雇馬二庫仍

存舊號以濟民役仍寓於戲不忘之意民到于今受 先王恩澤可謂罔極而一自上年沒入折受之後以其事體之重大內外諸臣姑未及一言上聞而寧民則遑遑啼走殆若絕其命脉而靡所告訴云極其矜惻韓翼謩卽今寧邊府使之弟而亦方入侍倘下詢則亦當知其弊矣寧邊若失此兩面則無復前日雄饒之模樣而數千兩民庫之錢更將復斂於民民將不能支保矣 殿下既有意於拯濟西民則先從此等至重至難處爲之留意以還 先祖之德惠則不待臣行之西出而卽可使西民踴躍鼓舞於一紙之下矣 上曰卿之所達出於爲民其誠可嘉矣今聞彰德二字予豈無感動者耶宮中府中宜無異同而人君之事亦有擧一而見百者矣既因卿言不覺感懷之愈切焉可無推實

心行實政之擧耶追 先朝恤民之誠體平日小心之德特允所請自今爲始寧邊折受還寢可也

續大典 凡免稅田該宮該衙門各自收稅各衙門免稅田毋過定限而收稅每一結米二十三斗忠勳府已折給外築堰買得者勿許免稅

進上靑竹田官竹田楮田敬差官都事加意察處不勤護養者監考刑推牧子位田於牧場內各給二結買賣者依馬位例論牧場內築堰冒稱牧子位田全不納稅者杖一百徒三年其田屬公

補續大典 土豪橫占賜與田者杖一百徒三年守令不能禁戢依元惡鄕吏不能禁制律論

學田成均館四百結四學各十結州府鄕校七結郡縣鄕校五結賜

額書院(未賜額則無免稅位)三結稅穀出納之際請臺本館本學掌之校田守令檢察書院田本院自備雖未滿三結勿以民結充給

宮房田大王私親宮五百結(當宁時一千結)世子私親宮三百結(世子時八百結)四宮(明禮於義龍洞壽進)各一千結(壽進宮有祭位免稅隨其數)新宮後宮八百結大君公主八百五十結王子翁主八百結(此則諸宮房在世時之謂也)舊宮後宮二百結大君公主二百五十結王子翁主二百結(此卽祭位條限四代雖未及准數受出勿許追給)勿論舊宮新宮有王牌特賜與者不在定數宮家免稅田以元結定給明定四標而他田混入者嚴禁一結收稅無過米二十五斗永作宮屯處則每負收稅租二斗船馬價雜費皆出其中元結免稅續大典

前折受外凡諸折受一切勿許兩西江華地一切勿許折受關防重

地有主民結封山禁界不當折受處宮差輩只憑指告混爲啓下者宮差及指告人並杖一百徒三年○舊功臣賜牌田未及受出者勿許追給親功臣在世時勿拘此例○功臣賜牌一等一百五十結二等八十結三等六十結○凡閑曠處以起耕者爲主其或預出立案不自起耕而憑藉據奪者及以其立案私自買賣者依侵占田宅律論○過三年陳田許人告耕在大典而非謂永給待本主還推間耕食○逃亡軍兵田地或賣充番價逃亡者還來勿拘限還給田價追償○京城内起耕者杖一百木花田及内農圃芹田勿禁○山腰以上起耕者禁斷守令不能禁斷者以不能爲律論山腰以下則舊田勿論新斫木作田者一體禁斷○軍兵入接公垈者

免稅

補大典通編 各陵園位田八十結○郡主宮四百結舊宮則一百結○京外免稅結中盡出三手粮屬于本曹馬位田則勿論○奉常寺位田私自

買賣有職者施以制書有違律無職者流配

八道諸田摠數　諸宮房田三萬八千一百五結零各衙門田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九結零衙祿公須位田一萬六千二百十九結零學位田一千七百十四結零書院位田七百六十五結零官屯田三千三百九十四結零鎭田三百三十九結零驛位田三萬一千三百八十四結零津夫田九十五結零竹田漆田楮田莞田並一千七百八十結零咸鏡道各樣免稅田一萬三千四百十二結則收租中自前各邑不爲區別而各宮房各衙門元無折受之事

續 正祖丙申　教曰凡所以利於國利於民則肌膚何惜此吾　先王嘗所諄諄於寡人也目今國用告乏之民産如磬言念民國不覺中夜之

繞椽至於宮房田結或有法外加受者或有代盡未收者又或有已準結數而假托未準結數者不但有害於國用其爲貽害於民生之端不一而足若恫在已其令所司諸宮房田結一一查出抄記登聞

續 正祖元年禮曹啓各　陵園墓位田一依健元陵例以八十結定式而光陵減七結九十七負明陵減二十結昭寧園減五十七結懿昭墓減二百六十六結七十七負七束以此定式施行所減結數並屬該曹之意請分付　教以光陵明陵當減之結不甚懸殊勿爲釐減只園墓釐正

續 純祖三年命內侍復戶以四百人八百結爲定旋以三百五十八人七百結定爲元額

續二十六年命各宮房稅納依丙申定式施行

右議改沈象奎啓各宮房稅納事節見戶曹查報則以爲宮屬前期出江侵漁船人及其穀物之到泊也自外私和則順且無事若入庭斛捧則百般點退必也生梗而後已於是乎每石添價每結酒債等科外名目層生疊出外此錢邊免稅亦是自本曹捧給者而無論某邑各自該宮捉致邸吏杖之四之準數直捧然後只給陳省使之成出尺文錢則不入曹門云當初結民百般之弊今則反復移於江民及邸吏仰念昔年懇惻之 聖意寧不萬萬悚懍也哉到今矯捄之方自有丙申 下教定式則該曹只當依定式捧給宮房只當依飭令受去宮屬焉敢爲自下侵擾之弊乎此後若有復踵前習之患該

宮次知中官自本司草記重勘此意請一體分付從之

續九月命各宮房無土免稅並以田結劃給

右議政沈象奎啓卽見戶曹所報則以爲畿內各邑自來田多畓少而各宮房無土免稅偏多於畿邑宮稅則無論豐歉厥數自如正稅則雖在登稔所收無多自今宮結之播在畓摠者盡移於田摠事請自廟堂啓稟後使之年分磨勘前擧行爲辭矣觀於該曹所報則可知其畓摠之見縮於宮結亦自不少無土免稅之在畓摠者並以田結劃給則民邑無掣碍在宮房亦無損失請依所報施行從之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四十四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四十五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田賦考五

屯田

高麗顯宗十五年都兵馬使奏發西京畿內河陰部曲民百餘戶徙嘉州南屯田

靖宗二年制曰諸衛軍人家貧而名田不足者頗衆今邊境征戍未息不可不恤其令戶部分公田加給

文宗二十七年西北路兵馬使奏長城外墾田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四頃請待秋收穫以資軍儲制可

補肅宗四年許令州府郡縣各耕屯田五結此官屯田之始

八年判州鎭屯田軍一隊給田一結田一結收一石九斗五升水田一

結三石十結出二十石以上色員褒賞徵歛軍卒百姓以充數者科罪

補高宗十三年元置元軍屯田于本國又置屯田牛高宗令諸王及大

小臣民出豆有差以助牛料

補四十三年制諸道被兵凋殘租賦耗少其令州縣其入耕閑地收租

補經費又令文武三品以下權務以上出丁夫有差防築梯浦瓦浦爲

左屯田狸浦草浦爲右屯田

補元宗十二年元置屯田所于鳳州等處因經略司行移分遣諸道農

務別監督納農牛農器于黃鳳州遣使陳奏屯田不便狀再三竟不得

請

恭愍王五年教曰臨陂屯田近來勢家稱爲賜給奪占殆盡仰都評議使別置屯田官諸家占奪一皆復舊沿海之地築堤捍水可作良田者宜令有司相地用防倭之卒爲之農夫諸家賜給田平衍膏腴者以賊家及行省所占人物分隊給地以責其事

補 六年除楊廣道今年屯田以營南京宮闕也

二十年教曰選軍給田已有成法近年田制紊亂府兵不得受田殊失募軍之意其復舊制又曰國家以田十七結按高麗田結比今結大小有異爲一足丁古者田賦之遺法也凡軍戶素所連立爲人所奪者許陳告還給

辛禑三年崔瑩言喬桐江華乃倭賊防戍之地兩處土田之出皆入兼

幷之門私費何益惟摩尼山塹城祭田及府官祿俸外餘田皆以軍簿收之從之

補 時都巡問使尹可觀鎭合浦銷兵器弊棄者爲農器開屯田以贍軍食

補 辛昌卽位初大司憲趙浚上書請屯田曰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之田在於濱海沃野數千里之稻田陷于倭奴蒹葭際天國家旣失魚鹽畜牧之利又失沃野良田之入願用漢氏募民實塞下防凶奴之故事許於亡邑荒地開墾者限二十年不稅其田爲數其民

本朝 太祖元年深懲前朝屯田之弊悉罷之只留陰竹縣屯田一處

二年汰諸寺土田永屬軍資

書雲觀上言麗朝統三之初置寺安佛量給田民五百年間不可勝紀古人曰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又曰暴師久則國用不足以今蓄積觀之數萬之兵一年之餉尚不足若有興師動衆將何以應之願以京外七十寺外諸寺土田之租永屬軍資

文宗元年　諭咸吉監司金文起曰今屯田之事駁議者以爲所利不償所費予意則不然予將以今年所出不入國庫於力耕除草之時隨力多少餉以勸之又或買農器農牛以補之尚有贏餘然後補之軍需況數年之後田土良熟則所出自倍其爲有益必多矣

補端宗二年　教觀察使曰先王有意於屯田竟未施行予欲廣置屯田以備不虞諸邑諸鎭諸浦必有陳荒平衍沃饒之地若守令勤儉節

用用心屯田久當見其成效卿其訪問計度以聞

補世祖六年戶曹啓曰屯田之法載在六典請令諸道觀察使就諸邑未置屯處擇荒閑地作屯田從之

經國大典 官屯田主鎭二十結巨鎭十結諸鎭五結府大都護府牧各二十結都護府郡各十六結縣驛各十二結數外屯田反屬公田幷給貧民收稅

補經國大典 官屯田勿使村民治之 守令以數內屯田私與人或相換者論罪

宣祖十九年設屯田於慶興鹿屯島

崔岦曰兵之所屯食爲最急故趙充國謀破西羌先務屯田其所上便宜之策一曰兵卒若干留屯以爲武因田以致穀威德並行又曰

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臣竊得聞之北邊之地厥土膏腴倍於南
方閑曠未墾不啻甚多試令商度形便隨以幹能一吏專任監董役
用土兵戍兵得食於官者官爲辦給牛種器用至雜色元居入居人
戶亦各量宜折給要之自耕至穫之時千耦布野廬舍相望則兵之
得入食者始專軍粮而今兼農粮也盖兵不離農農不離兵從古以
爲得策穀成之後兵之所作歸公而復爲兵所得食雜色所作歸私
而人戶免於失業今所恐者地或不足耳不可使寸土不墾也
左議政柳成龍獻策議曰屯田之議前此多有獻議者而終不能成
盖古之爲屯田者邊上之軍於戰守之暇自耕而自食故可以減內
地轉運之苦今欲募民耕之推其餘以爲軍粮所得不足以補所費

此古今難易不同之勢也但南道入居之民其數甚多計其六鎭閑田多寡而分處之官資牛隻農器使之通力合作略如古時屯田之制以食其出爲官吏者別加周恤使之興事赴功力於農作數年之間自能成業譬諸浮寄孤懸散處單耕而日就離散者其效不同矣

又曰海島屯田則京師之民並可取資若擇海中可墾之地每以十人爲一耦與之農器給其水陸之種擇其地之原隰而起耕官取其半而自食其半公私兩便近京之地穀物既多自可波及餘民往年京城之民太半貿穀於江華而避亂之民及諸處官義之軍亦多資生於江華一境此其驗也昔唐末洛陽瘡殘有張全義者爲其尹聚流民分田耕墾各有屯堡全義又親行畎畝之間勸課農桑數年之

內洛陽完實今亦措置京畿民事必如全義之洛陽然後可也

補二十五年都體察使柳成龍請屯田宣川身彌島詳見輿地考

補二十六年又狀曰臣前在安州時常請於海島可耕處勸民耕種又在東坡請於江華等處給民耕作以廣得粟之路臣之愚意以爲六路鄕邑已盡板蕩而人民之避難流離散處海邊者無所係着若爲此擧海邊肥饒之地多數開墾幸得豊熟則旣可以救流散之民命又可以漸爲積穀之計若近京諸島穀物豊足則公私自可取資所謂河潤九里京師蒙福且雖有不虞之變而島內之穀亦可取用如外庫矣昔在前朝五百年間外寇侵凌或至京師者非一而其時江華紫燕等島人民多聚耕種不廢國有賴焉今則盡棄爲禽獸之

場而諸場牧子又爲無賴監牧輩私占割剝之物於公家有何利焉

二十七年以新設訓局議置屯田以爲養兵之需設局之初相臣領其事大將治其兵而廩養之具器械之備大司農不足以盡給於是別置屯田以充其用

右議政李恒福論經理屯田之弊曰此事始末臣亦粗知往年楊經理在京南方邊報猝至軍前缺粮士多枵腹經理急召伺候陪臣責令屯田募粟以補軍需時當夏月事且蒼黃備邊司隨一時之宜以應一時之急仍令各道科外徵穀名曰屯田隨地廣狹定穀多少其有流亡者侵徵隣族間有奸民託言屯田橫奪民土竊種私穀以爲己利古者屯田皆於屯兵之處因地拋荒且耕且守以供軍儲今而

不然虛冒古名實貽新害日月已久漸成痼弊經理去而屯田猶在甚非事宜故臣以便宜將舟師所屬沿海等官屯田元數半減播種矣爲今計者一切蕩滌最爲上策

仁祖朝禮曹叅判李植啓以管餉使成俊耇狀啓募餘丁起屯田事判下矣第念我國屯田之法疎濶甚矣其始就荒廢曠野雜募遊手佃作而秋來略有收入較其實數雖加於原田正稅不及於大同收米則遠甚初非有經界區畫之限勸課程督之令灌漑器用之助逐畝分收之制如中原前代之盛也所遣屯田官亦非精選不過從其自願任其所報故屯官專事肥己與民相私共爲欺蔽莫酌多少自國家徭役繁苦雖以有役之民或入自己田土而反受佃作猶爲利

益屯民大率優閑饒足屯官往往致富其習已痼不可卒革故反正以來備局雖有大興屯田之議卒以無益而不行去年初行號牌法其時承旨李敏求獻議欲於平安道設行屯田募入作免餘丁佃之其意盖欲稍變舊規優其收入而備局意以少利而防止此非屯田法不善乃我國屯田法自不善而然耳今者督府屯田纔點山坡溪岸舊來廢田與時耕等地膏瘠懸殊而猶且歲收十餘萬斛屯田之利盖如此成俊者募屯之請正李敏求獻議之意也然若未革舊弊則是國家減失許多餘丁而無大益於軍需也臣之妄意宜及此時別作事目正結卜之案制收入之數擇廉謹之吏嚴考覈之法自督府句當逐節理會遣官審覈明示賞罰期取實效雖不得效督府一

切之法不至如今訓鍊都監凋疎之規則庶幾渭上湟中之事復見於今也

補領議政柳成龍啓曰忠淸道寺刹四十餘所其位田皆空閑無用之物或爲奸民所冒占而秋來所獲盡入於私極爲可惜他道位田姑不可盡屬請忠淸道寺社位田限數年鍊兵間盡屬於訓鍊都監給民耕作秋成之後別遣郞廳摘奸灾實計數收入以爲軍食則軍餉可繼矣○又曰聞守門將辛忠元之言則其所率僧軍山尺之遺在者尙可得百餘人而延豐邑內及西面水廻村地極肥饒今皆爲無人之地欲以把守之軍屯田耕種以爲軍粮請以此意下書于忠淸監司尹承勳使之從其所言覔給種子牛隻以爲耕犂之資

補又箚曰京中召募一萬名分爲五營各二千人亦當分爲二番每營恒留一千而其五千則別於京畿肥饒閑曠之地大備農器農牛種子分屯作農如曹操許下屯田之法而使自食其半官取其半則資食之路日廣而應募者相繼雲集矣

補又箚曰自古喪亂之後人民蕩析流離無所止泊故必擇其形勢湊集土田肥饒可耕可守之處而居之且爲之置長以領之經紀其生理資以農牛穀種則四方之民漸次來集自一而爲十自十而爲百自百而爲千農時則勸課耕作有隙則鍊習兵事○又曰沿江設屯之事若欲發軍爲之則果然難成自原州以及廣州龍津正居其中龍津以上宜令防禦使邊應星歷視津渡要害及人民可居土地

肥饒之處知其已居者及今所願入者指揮分布而令戶曹分給種子則民之聞聲願聚者必多而屯堡之事積日可成矣龍津以下如廣津三田渡亦可依此措置

補又啓曰前年李舜臣狀啓使丁景達屯田未知所出幾何今年屯田仍使景達悉心措置如近處監牧官羅德峻等前年所出之穀並取以爲種子若閑山島近處有可耕之地則不戰之暇以入防之軍什伍爲耦多種黍秫菽粟而海邊可耕膏腴之地多設方便或聚被擄逃還之人或嶺南失業之徒皆可爲農軍而耕作矣○又曰大邱當直路而且居一道中央且淸道之間土甚肥饒今年若大張耕農招集流散可以成鎭令巡察使別措農牛種子勿令窘乏且於淸道

密陽山村要害處依京畿例別設屯堡以本處勇力幹事人爲屯長且耕且守○又曰近日屯田措置等事但爲於他道而慶尙道則只尙州一邑外力未及他其實慶尙道比他道尤重鳥嶺下聞慶咸昌及秋風嶺一路善山金山開寧土地尤肥饒並令急急措置農牛穀種以忠淸道所餘者推移分給俾無失時○又曰臣嘗以爲南海一境土廣且腴而舟師遮其前如金海昌原及左右道陷賊之人自拔來歸者悉處於其中不足則分處於晉州興善等處與以農牛穀種各有生業秋成之後或取其三分之一以爲軍粮而其餘令自食軍民兼資利無大於此者○又曰諸邑蕩然民人稀少雖欲措置邊務誰與守之今劉營刷出五百餘人在義州者不知存恤不日將澌滅

無餘矣訓鍊都監使屯田官柳澗召集此人爲農軍作農於定州蘆田此甚善策如此團聚不至散亡事定之後自當還復舊土分處海邊

補吏曹判書李德馨啓曰屯田之舉一以活飢民一以備兵食若得勤幹之人分就各處農作其爲利不貲矣今年京外屯田緣器具不備農軍不多粮餉不繼有若戲具所收無幾明年之事當趁今年七月前纖悉料理賑濟場飢民就食之中擇男丁可堪事者增其所食合數以充農軍外方僧徒爲頭陀形避來村間農作者頗多令各處及摠攝召募則千百不難得也且外方流離之民願依官家屯田資活者亦不知其數掛榜曉諭聚合則丁壯必集矣該曹又別擇文武

南行人中知田有計慮顧惜前程者分爲各處屯長給農軍耕墾京城外近處出捐該司米穀數千石計其農軍及受種多少節次均給俾無缺乏而秋成以所出捧糴收儲兩便矣目今龍山倉爲國命所寄之地而守直孤單脫有不虞何計以防之露梁越邊及陽川下至金浦作屯起耕而團聚流戶更募軍兵數百作一陣於衿芝之山城近處耕農鍊習以張軍勢亦一策也且各驛馬位膏饒甲於一境而盡爲陳荒若令察訪各率遺存驛卒及傍近流民隨力耕墾則驛卒得活而道路通矣各陵近處多有良田美畓而守護軍得脫於兵火者無所依接死亡漸盡每當節日祭享之時令京圻各官收合村家器具破毀汚陋之物苟且行事辱亦甚矣若令參奉各率遺存守護軍

且募遠近之人耕種於陵內外之地設幕守直則守護軍無飢餓流離之患齋郞有依庇之所祭器亦可藏閉待用而絕轉輸之弊

補仁祖五年命於麟山等地閑曠處廣開屯田從管餉使成俊耉之請也

補戶曹判書金藎國上屯田議曰兵法曰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今邊書一聞檄召南兵兵未到都下而賊已入內地兄日迫事急人疲馬頓不得少息而驅諸戰場彼反爲主我顧爲客其致潰散固其勢也臣之愚意欲令大將一人出屯海西擇其水草豊潔土地沃饒之處隨便屯住不必築城而設柵也諸路兵五六萬人分爲十番常以五六千人戍三朔三十朔爲一周矣自二月至七月益以二三千人以

爲耕農之助凡農家一人耕種足爲二三人之食如使七八千人田於腴壤二萬人終歲之粮可以辦矣春而課耕暇則教戰五六千人長在屯上惟以演習武技繕治戎器爲務更迭訓鍊比及三年五六萬人皆爲可用之士矣竢其粮粟足給二萬人之食量力益兵法古踐更以是數萬之兵坐待敵人之至與其臨急發軍蒼黃罔措者得失不啻天淵也如此則士有拊循之素粮無轉漕之勞至其山川險夷道路迂直可以設伏可以邀擊者將得以自度士得以預知兵家所謂因地而制勝也朝廷不能用

補孝宗三年命募民設屯於安山德勿島以其爲江都門戶也

補柳馨遠曰屯田本是給軍省費之大者然平時則諸營鎭只置

軍資田而不可復爲屯田也盖營鎭雖有番軍本以番防而鍊習武藝者不可捨鍊習而驅諸屯田且田牛農器費用不貲不無侵損於軍民矣同是一地與其勞軍費財以損民孰若給民收稅以出軍之爲愈唯邊隅有虞屯衆境上而自公廩給者則量以便近陳閑處依古法開屯田以省轉輸而廣軍蓄可也事已則亦當罷之而令民分受

補顯宗二年副提學俞棨箚曰諸宮家屯田之弊爲今日辱國歛怨之大者宜明立條制如職田之規三年大司憲宋浚吉疏曰諸宮家折受屯田之弊誠爲病民之痼疾其利則盡入宮奴其怨則都歸國家不識　殿下何苦而替人歛怨自貽譏議於今與後耶向臣首發

職田之論而未聞處分不可使聞於隣國也

補五年因備局啓辭摠戎廳屯田以餤硝煑取時許多雜物皆從此出故特命勿罷領議政鄭太和啓曰各衙門屯田外議皆以爲不可不罷矣訓局則或有買得田畓或有屬公田畓其中民田之冒屬收稅者亦多如此之類不可不爲先革罷矣左議政洪命夏曰都監屯田中如靈光德山龍仁陰竹等處屯田則皆以民田收稅所當革罷而其他衙門屯田中民田冒屬之處亦當自該營門區處啓下一體革罷矣　上曰依爲之

七年罷訓局屯田移屬粮餉廳於戶曹策應本營軍需

補肅宗甲寅守禦使金錫冑奏楊根地最近於山城宮家折受柴塲處

募民作屯以他處屯田換給則似好横城地亦有訓局屯田請亦爲移給從之

補 六年筵臣李敏叙筵啓自 仁祖改紀之後國勢單弱南北有虞增置軍府重臣摠領而國儲虛匱不能供給爲軍府者各設屯田收聚逋逃廣占山峽甚至恣行攘奪唯務聚歛到今五六十年之間權力益重用度益繁爲弊滋甚土地不屬於地部人民不領於郡守日增月加蔓延無限封殖流逋剝割州縣若此不已則終必至於邑無界守民無土着而國不國矣盜賊嘯聚之患近在目前竊據阻命之變亦必由此臣請凡以屯庄爲名者勿論公私大小一切罷之歸之地部軍府之費宜有別樣料理竊念我國環海數千里魚塩之利最饒此管仲所資以成

伯功吳王濞之所以不賦民而能富國者也今也權利不歸於國儲諸衙門諸宮家外至營邑兵水營各邑及土豪之類認爲國家之遺棄各自分占以爲奸利先王之制山澤不以封降及後世亦皆設官主管今日此弊實振古所無也今若收拾括聚總于一司以大官領之如漢之水衡唐之鹽鐵使宋之茶鹽使之類使之區畫條理務盡方便灌輸都會聚于京師然後使諸衙門量其費用資其供給則必大勝於屯庄之利而其在國體亦制置得宜積弊可祛此所謂轉無用而爲有用除大害而得大利者也　上曰後日登對時詢議于大臣處之

補九年御史李東郁言全州於義宮屯庄多占民田請罷之從之

補十年淸城府院君金錫胄奏蒜山新鎭纔築長堤自鎭直抵大也烏

周回頗廣其中蘆田溝渰開墾耕作可種三百石曾屬明惠貞淑兩公主房云宜令兩房各占百石地餘屬本鎭禁衛營新買靈巖地所安飛迷兩小島田垈合爲七十結依他營例免稅看護以需竹木之用並從之

【補】十一年判中樞閔鼎重筵啓禁衛營需用專靠於軍保之米盡費於閑漫之用有非可繼之道欲設屯田則近來外方各軍門屯田之弊罔有紀極本營尤不可效此臣聞兩西多廢棄之筒上年自備局別分付開墾者亦此類也令備局問于管餉使劃給兩西數處以爲設屯開墾以其所出爲之軍需何如　上曰言于備局處之備局啓曰關西各邑廢棄之筒上年自本司別爲分付往復議定幾盡開墾而此外或不無

可以耕墾之地海西各邑亦有廢棄之筒則劃給禁衛營一體設屯開墾宜當以此意爲先行會於管餉使處使之審察啓聞何如從之

補 景宗三年獻納沈埈啓曰古者屯田之設盖爲其積儲兵食以省其臨急轉漕之費者也至於設屯於近畿之地盖未之多聞也在麗朝沿海諸防戍皆設屯而又於陰竹置屯田矣洎乎我 祖宗朝爲慮設屯本爲養兵而適足以擾民首罷諸處屯田以除民間貽弊之端其意豈徒然哉壬辰亂後新設訓局軍儲難辦故募入民田俾免公賦屬於屯田每卜新捧之數毋過皮穀六七升比諸公賦而差輕故民皆樂從矣挽近以來軍兵衙門甚多廣占規利或給價而買土設爲屯田者碁布中外一依閭里並作之例收其稅入此則買取之

地其勢固然至於民田募入者與他自別本是田主並作之地而公
賦除減之故只納結卜之稅於軍門者事理當然而自十餘年前加
捧其稅一如買取之地自軍人委送私人名曰屯監任怨脅捧鞭扑
狼藉毒痡其民貽害多端仍此而陳廢田疇者多矣其所收稅太半
花消於屯監之囊橐於屯民可謂侵刻而於軍門果何益乎噫一人
力田而軍門與田主兩分其稅終歲作苦者束手而已天下寧有是
哉請自今以後各衙門諸處屯田以民田募入者一依當初定式只
捧結卜之稅毋得濫徵以除屯民一分之弊答曰依啓
補英祖甲辰金浩時正言啓曰各軍門之設置屯田外方者盖所以收
其租賦以補軍餉者也當初刱設之時只置屯長書員庫子等數三

人使之看檢收捧而已矣近年以來或稱牙兵或稱屯軍募入良丁
輕其身役名額漸廣無有限節故良民之疾苦二疋之役者生髮未
燥輒皆投屬作一閑丁逋逃之藪各邑之難於簽丁徵布白骨者亦
未必不由於斯已極寒心而所謂屯監之私捧良丁又不知其幾名
事之無據莫甚於此夫屯田之法古亦有之所收之穀旣係軍需則
雖不可遽議其革罷而至於良丁之冒屬者則旣非古例又無義意
而貽害列邑如右所陳臣請分付各軍門及各道監司處屯田則依
前屬之該軍門而屯長書員庫子等外其他所募良丁一倂出給於
各邑以爲劃卽充補逃故之地答曰依啓

補三年侍讀官尹游筵啓夫屯田自漢昭宣時始趙充國屯田奏最詳

言其利害矣屯田之法盖所以備積儲而省餽饟不但行之於興兵之時無事之時亦且行之故判書李世華爲守禦使時設屯田於東郊其時人或笑之而亦豈專無利益哉李明彥爲灣府時以其立待之軍試行屯田之法於閑曠之地人頗有所收若累年行之則足可積儲云未知後人能遵行無弊而不特義州一邑而已邊邑之或有閑曠之地而兼有立待之軍則往往行此法以聚邊上之穀亦一陰雨之策令廟堂商量便否而試之似合事宜矣且臣因此屯田事敢陳各軍屯田之弊矣各軍門設屯處皆是收利於民田者而或差送別將或定送哨官使之執卜收稅由此輩專以苛歛虐徵爲主民受其弊利歸私槖其所營納極其零星瘠公肥私莫此爲甚此雖非今斯今而亦不可無一番矯

革之道矣　上曰依爲之

補十四年右議政宋寅明筵啓我朝亦有屯田平安監司兼管餉使管餉所管屯田甚多盖丙子前軍餉之輸運瀋陽與椵島者極其浩繁故有此設屯此亦古之營屯遺制也即今關西沿海自義州至肅川永柔境海澤可以作畓者殆無涯際太半爲各邑私屯亦或爲諸宮家各衙門及鄉品土豪所占西民之非理相訟無日無之臣意則若令管餉使一並次知驅出江邊流民分授幾畝䨱助農具參酌定稅以其每歲所收別爲儲積則脫有緩急軍餉無可慮而但恐道臣未易得有力量能辨此者矣海邊固多空曠之處而設或有土關西饒錢布何難給價貿取耶　上曰三南雖不可行關西則可以行矣若於閑曠處作畓則遊

衣遊食之輩亦可爲有土地之民矣與備局諸堂上相議作節目而後
行之可也
三十一年左議政金尙魯請以籍產田土劃給於禁衛營以作經用
上從之
續大典 大同行後官屯田仍舊不罷各鎭屯田不准數者觀察使以
諸鎭角聲及閒處空閑田地充給
軍門屯田 糧餉廳六千七百三十七結零○訓鍊都監京畿楊根
忠淸道忠州淸州慶尙道安義江原道春川並以硫黃店今則廢罷
許民耕食隨起執卜京畿楊根龍津設鎭軍捧吐木黃海道載寧鐵
峴設鎭軍捧鐵○禁衛營五十五結零加平柴場一處○御營廳九

十五結零○守禦廳二千三百二結零火田六百十六日耕黃淵屯
火田周回七十里永同屯火田周回四十里隨起收稅○摠戎廳一
千五百七十五結零叉下種二千十四石十三斗地長淵佛陀兩屯
周回三十里捧鐵

續大典通編 各營門各衙門屯田免賦出稅○堰畓官屯陳告宮房
者嚴刑一次絕島定配符同手本中官杖配

續正祖丙申戶曹判書鄭弘淳啓粮餉廳屯田之許其免稅欲令土地
所出無損於雜費而專歸軍需之意也而攷其稅入分數則每結所收
僅能當稅大同之數而其於土地所出則殆若無所捧焉事之無謂莫
此爲甚已許之免稅雖難議其出稅而此後則一切勿許其免稅請以

此定式從之

續十九年十一月華城屯田成

先是甲寅　上始城水原欲於城外斥鹵之地取土以厚城基而仍以其地爲水田遂劃下設屯錢二萬貫於水原府至是留守趙心泰設屯田於長安門外北坪啓請自明年令吏校卒隸分多少耕作而使其稍勝者略倣井田助法兩人作耦毋或怠忽以爲一分沾溉之道從之

續二十二年命畿內十六邑所在南漢穀物並爲發賣營置屯田

水原留守徐有隣啓臣待罪南漢時因城內還上之一倂停止支放耗條無以充數故不得已議于廟堂貿置穀物於軍兵所在十六邑

取耗需用矣行之數年不無弊端及聞於朝家特行半留半分詳定價取用之政而如欲拔本塞源另加矯捄莫如去其穀之爲便當臣意則十六邑所在南漢移轉穀物令廣州府往復畿營並本穀還爲發賣以其價錢營置屯田一以作支放之需一以除畿邑之弊恐合事宜從之

續 純祖九年平安監司徐榮輔啓以江界府防軍屯田節目東自大羅信洞西至慈城洞終把而刱設屯田沿江平廣之地賊路要害之處許其起墾而上自大羅信洞下至慈城洞口自江邊距山底擧皆二三里四五里則並令限山底平野起墾山底洞口立標定界俾無犯標以護蔘場如或有犯標者論以犯邊之律當該次知監

官及都監官并爲嚴繩　本府防卒一千四百五十三名內限以七
百名募得壯健有根著之卒一依京軍門例每朔設置六斗料使之
入防專意巡瞭輪回農作一以備捍禦之策一以務屯田之地　自
大羅信洞至慈城洞終把幾爲六百里而排定六十把則每十里之
間設置一把一把之內將爲一人卒爲六名自大羅信洞至楸下仇
非即水上排把之地也自下獐項至慈城洞即水下排把之地也水
上三百里之內設置都防十所水下三百里之內亦置都防十所一
所都防將一人次防將一人卒爲八名而統領三十里之內列把將
三人列把卒十八名水上水下都防將中各擇其勤幹者一人差出
水上水下屯田都監官而水上水下次防將則並差屯田監官各其

信地俾爲勸農作備捍禦之地水上水下各把負糧軍各八十五名合一百七十名及把路傳撥軍十七名則負糧傳撥之暇許令入耕而水上水下屯田之事專責於屯田都監官　沿江各把距本府幾爲六百餘里或爲五百餘里無論本府民與他官民防卒之外若使許接而生出奸弊則實無善後之策戍卒額外則平民一切勿許入耕平民中如有自願爲卒者捧疤入送使之起墾　防糧元數自來不足故入防之數雖以七百名爲限而以此七百名排把於六百里之地每十里不過一把則殆同斷鴈稀星今此設屯之後秋防軍之自願預赴者與平民之願爲軍卒而赴農者願爲保人而助農者則渠既自辦農粮以去不必又給防粮計其入去之數添付各把簇列

沿邊　每年入防之限則定以穀雨日撤防之限則定以寒露日者
自古定例而挽近以來赴防太晚撤戍太早邊政旣重農務有時自
今申明古規永勿違越　願爲戍卒者捧疤許耕願爲保人者塡額
許耕則入畊之民皆是軍卒起墾之土皆是軍田旣是軍田則私自
買賣一切禁斷冒法買賣者依律嚴處當該監官及都監官並爲重
繩命江界府屯田入防依該邑節目防糧不足條以留庫穀許貸
續 哲宗元年命南關蕩債穀中一萬石減摠買土設屯
領議政鄭元容啓卽見前咸鏡監司朴永元所報則以爲南關元還
餉本自不少蕩債給代進獻養士養武等穀合爲折米七萬一千餘
石三十年來新捌者而盡分取耗還多民困欲捄此弊莫如減摠自

庚戌秋蕩債穀中一千石詳定作錢買土設屯收其歲入以代還耗每年一千石作錢又以各庫用餘錢添補買土限一萬石減摠則添屯減耗庶可相當成節目永久遵行云矣北民之休戚果係受還之多少減摠之議已久而耗條俱屬應用加減不得則給代之前無以議到屯土收稅本勝於債殖等事且若計十年之遠則劃一遵久有未可知當初蕩債劃穀以爲各庫歲入者果不當以糴法論若於本穀中每年不必以千石酌定雖二千石內外隨勢從便以萬石減摠爲限年條則以四五年爲定一委道臣之從長措處每年收錢買土之意請分付道臣從之

續今上十九年減省廳啓忠勳府屯土太多爲弊滋甚自今屯土之

散在各邑者並屬度支該府支用只從忠翊衛番錢中上下而外他貢
契進排條亦令勿施不足條自度支給代量宜定式從之
續光武二年命宮內府所管各屯土自度支部移來者還屬度支部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四十五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四十六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田賦考 六

堤堰 補附 水車

補 新羅逸聖王下令州郡曰農者政本食惟民天其修堤防闢田野以安其生

補 訖解王二十一年始開碧骨池岸長一千八百步

補 輿地勝覽湖南碧骨堤有五渠一曰水餘渠二曰長生渠三曰中心渠四曰經藏渠五曰流通渠所灌土皆沃饒民多獲利

補 訥祗王十三年築矢堤長二千一百七十步

元聖王六年以侍中宗基增築碧骨堤徵全州等七州人興役

憲德王二年發使修葺國內堤防

補百濟仇首王於春二月命有司令國中修堤防

武寧王十年令完固堤防驅內外遊食者歸農

補高麗顯宗時復修完舊堤

補仁宗二十一年又復增修

補二十四年遣內侍奉說决金堤郡新築碧骨池堰時王有疾巫言築堤爲祟也

補毅宗二十四年六月延福亭南川堤决詔曰軍卒力竭不能堤防宜發丁坊里築之開水門四五所創亭堤上植以奇花異木○八月南川

堤又决大發卒塞之怨咨盈路

明宗十八年下制以時勸農務修堤堰貯水流潤無令荒耗以給民食

補高宗二十二年崔瑀徵州縣一品軍加築江華沿江堤岸

補三十五年北界有葦島平衍十餘里可耕患海潮不得墾西北面兵馬判官金方慶令築堰而播種民甚苦之及秋大稔人賴以活

補慶尙道密陽府屬縣守山縣有守山堤周二十里世傳金方慶築此堤灌田以備征日本軍儲我　世祖朝決水置閘仍爲國屯田

本朝　太祖四年郞將鄭芬陳請鄕品中廉幹者定爲勸農官修築堤堰

鄭芬上言曰勸農之要在築堤堰守令皆帶勸農之職而不急乎此

乞下都觀察使令州府郡縣擇品官廉幹者定爲勸農官當秋冬交修築堤堰以儲雪水無或漏洩又於水口置石溝築其上與堤等溝內立木桶桶內作三五穴隨水高下而通塞之溝之外橫置木槽虛其兩端其下左右開渠引水別於堤堰一邊低築若干尺比桶之上穴差高排之以石以備霖潦之溢置守者若干戶勸農官監封其穴及春將耕則佃者若干勸農官開穴分水使灌漑有節無致費用勸農官之能否守令之勤怠都觀察使褒貶申聞以憑黜陟焉

太宗十四年　教曰農爲有國之本爲政之所當先周禮稻人以防止水以溝蕩水所以興水利而厚民生也予惟夙夜致慮每當水旱尤增惕勵嘗以堤防之事著之令甲布之中外有司視爲文具未有成效今

遣李殷禹希烈韓雍往巡郡縣相其地宜以盡畜止導洩之方以爲旱乾水潦之備仍諭樹藝早晩之節務欲事約而功倍弊祛而利興永相民業益隆邦本以副予重民之意

補 十五年重修碧骨堤遣敬差官朴熙中與觀察使朴習審視重修發各軍民丁一萬名起功於九月告訖於十月凡二十四日而就完堤周七萬七千四百六步長六萬八百四十三尺下廣七十尺上廣三十尺高十七尺開五渠門門廣各十三尺通溉水田九千八百四十結

世宗二十六年　教曰召信臣爲南陽爲民興利行視水泉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民得其利朱文公之爲南康也印榜勸民自犂翻糞種茇草之節以至種麻豆修陂塘之事莫不開具諄諄曉諭時親巡野罰不如

教者

補金淑滋爲開寧縣監築炭洞私谷松林三陂漑田幾七八百頃民賴其利○又拜高靈縣監每春夏寡騶從躬出入阡陌巡視堤堰民乏種者貸之乏食者賙之勤者慰而惰者懲栽桑於官之隙地令民來取種焉

文宗元年 教曰我國自來防川貯水以資灌漑遺利尙多而今遇水旱民受其害予念北道民生之難日夜思所以救民之術莫若防川灌漑爲急議諸大臣皆云可也予聞其道多有沮洳之地可作水田而民不肯爲其以予意徧曉村民導之以利則其中必有相率而應之者宜盡心施行

補世宗十年 教曰國以民爲本民以農爲本農以盡地力爲本盡地力以勤爲本勤以遠慮爲本此五本者民莫不知而世皆姑息宴安予欲大擧堤堰川防示利於民澤及貧窮爾大小百官下及軍民如有欲陳利害者可來面陳

經國大典 堤堰守令每歲春秋報觀察使修築 新築處啓聞○堤堰內外多植雜木勿令決毀堤堰及裨補所林藪內伐木耕田者杖八十追利沒官

補東文鑑云耽羅田無疆界强暴蠶食金坵爲判官聚石築垣界甚便之

補海豐郡南有一堤高麗稱爲重房裨補每春秋班主率兵修築開水門漑田 長八里廣三里

補許晚石爲燕岐縣監縣北十五里防川大堤灌注千餘頃堤在淸州之境其始築也晚石親督之淸人千百爲群發不遜語折晚石所據胡床晚石彎弓逐之淸人不敢近堤成民賴其力至今稱頌

補金安國嘗按慶尙巡到比安縣相視川澤築堤儲水縣賴其利民感其惠名其堤曰相國堤旋以相國非一莫知爲誰改名安國堤

補成宗七年八月飭諸道築堤濬洫以盡灌漑之利

補中宗十一年諭八道觀察使曰堤堰之設專爲水田灌漑之益取利甚博而近因有司廢而不修守令慢不致意或侵占盜耕或不堅築致決毁至於植木設桶皆不如法一遇旱乾常患乏水殊非國家爲民興利之意卿其擇定剛明吏尺量如制督令修整卿亦親審啓聞予當遣

御史檢視如與元案不准非但守令卿亦不饒

仁祖元年備邊司啓各處堤堰皆是　祖宗朝相視水利築筒儲水雖或荒廢不容耕種而壬辰以後處處堤堰多爲勢家之占丁未以前分明有折受立案收稅耕食者外戊申以後立案冒耕者并請修築儲水

上從之

補金山有郡守孟世衡灌漑處民獲其利世稱孟公渠

補杆城郡守李端夏重修郡北大代坊及竹島坊兩堰督率民丁廣設堤堰盡復其舊居民大蒙水利而無復水災

補孝宗二年頒行堤堰事目○各處防川不爲不多而苟不相地之宜順水之勢隨防隨決以致不績守令必須廣詢境內人才勿論前

朝官生進儒生擇有計慮智能之人使之專管董飭監司亦廣詢道內必得其才分遣各處皆以堤堰司監役官稱號望定啓聞至如品官閑散中苟有解事有才之人可堪爲此任則皆當拔出任事如有幹成堤渠功利最多實效著聞者則另加收擢除授實職

補魚川察訪金澄應旨疏曰定州一境之民各出財力經營數年築成堤堰以補民役名之曰保民筒則非如各邑屯田之比實是民間私築之物而堰成未幾遽爲宮家之所占定民怨苦罔有紀極乞令本道監司詳查啓聞一切禁斷幸甚

補趙龜錫爲全羅監司有一堤介於全益兩邑屢經修築不成龜錫按視知其便又以有鉅石遂得人爲任鑿石通水灌田可累千頃民

蒙其利

（補）柳馨遠曰金堤之碧骨堤古阜之訥堤益山全州之間黃登堤皆是陂堤之巨者有大利於一方前古極一國之力成築今皆廢缺所缺者不過數十丈許計其功不過千人一旬之力比之初築不啻萬分之一若使此三堤貯爲千頃之陂則蘆嶺以上永無凶年而湖南民物可比蘇杭矣蘆嶺以上永無凶年則於一國亦大爲萬世之利矣

顯宗三年禮曹叅判趙復陽陳請復設堤堰司擇出郞廳分掌各道令賑恤廳別作事目擧行　上從之

趙復陽奏曰自古國家以水利爲務涇渭淮漳俱是大水而皆堤防

穿渠灌漑之功蒙賴極大我國堤堰頗多而尙未修擧請依　祖宗
朝舊典復設堤堰司擇出郞廳分掌各道別作事目擧行
賑恤廳頒行堤堰事目○備荒之策惟在於廣開堤渠專務灌漑我
國設置堤堰處處有之長廣尺數載在版籍而近年以來農政不修
法禁解弛久遠堤堰破決塡塞至於宮家折受土豪冒耕畧無顧忌
古來儲水之地盡爲乾堤灌漑之利遂至廢絶誠極痛心自今各邑
守令凡境內堤堰一一親審破決之處完固改築塡塞之土悉爲開
拓以爲及時儲水之地諸宮家折受及土豪冒耕之處盡爲還陳此
後如有冒耕犯禁者報于監司爲先刑推依律徙邊守令如有不勤
奉行者論以重律都提調則三公提調則戶曹判書及賑恤廳堂上

兼察郞廳則以戶曹版籍司郞廳差定

四年備邊司啓上年復設堤堰司之後申飭諸道使之嚴禁冒耕另加修築令都事摘奸數三邑摘發勤慢守令以爲警飭之地如何　上從之

補江都有大靑昇天鎭江三大浦可作陂堤而自古稱難築甲辰趙復陽爲留守皆築爲長堤鑿石爲碶時其蓄洩合二十餘里得水陸田數千頃

補十一年江華留守金壽興筵啓本府沿邊堤堰幾盡修築而獨於昇天堡前未築之處多至二百餘把本堡形勢雖與月串以下之緊急者稍似有間此處亦當昇天津要害之地不可不趁速築堰且聞此堡本

乏井泉必築此堰儲水然後可無信地軍兵渴乏之費云而役軍則用鐵串水軍二哨赴役矣從之

補肅宗元年尹鑴啓曰水利農政之本也外方堤堰崩頽處不可不趁農前修築前頭若有飢民賑恤之擧則仍聚其就賑之民及時修築事甚便好令廟堂行會八方如何戶曹判書吳挺緯曰我國水旱灾偏甚者以其無堤堰故也堤堰之法自冬儲雪水故雖有旱灾所賴多矣我國亦有堤堰之法而今則廢墜矣命申飭擧行

補四年領議政許積筵啓京畿監司狀啓豊德地戶曹案付昇天府堤堰即古輿地勝覽所載重防堤堰而堤內則不過三十餘石落種之地堤下蒙利處則平原廣野幾至數千餘石落種之地往在光海末年爲

梨峴宮之折受癸亥反正之初革罷還給蒙利矣厥後戊寅年又爲明禮宮之折受甲午年爲淑徽公主房之折受丙申年又爲明禮宮之折受壬寅年爲崇善君房之折受而皆因本道狀啓自戶曹覆啓還給者也今者明禮宮誤稱甘義洞堤更爲折受以致民人等之呼寃云反正以後屢次還給之堤堰到今更爲折受事甚不當依前還給而但果是貯水蒙利之處則各道之堤堰何限而宮家之前後折受必在於此堰乎其間似有曲折無乃水根本來不足不能貯水之處耶狀啓中泛稱蒙利而不言貯水與否使本道別定差使員詳察形勢啓聞稟處如何從之

補五年左叅賛吳挺緯筵啓我朝 列聖亦莫不加意於農政而至於

水旱之灾古今之所不免備灾之策只在於水利築堰防川着實擧行則庶有蒙利之道臣曾忝湖臬辭朝時陳達修築堤堰之意仍請復設堤堰司數年行之因堂上詿事仍廢不行厥後待罪地部又請復設堤堰司申明各道臣且即遞度支不知今復如何也今當方農之時宜先務本之擧莫如復設堤堰司依前事目擧行領議政許積曰務農爲治國之本修堰爲務農之本復設甚宜而前則士夫家築堰之處利雖多而不爲採施民以此爲怨故無停罷之事而不行矣大司憲李夏鎭曰不但此也堤堰之内多爲士夫家冒占開墾之故終至於廢棄矣吳挺緯曰其時不罪行私堂上而遽至不行今則輒施罪罰可也 上曰貯水蒙利農政之大本復設宜矣且或有復踵前習憑公營私之弊則當

有罪責着實爲之而堤內無得開墾事亦入於事目可也

堤堰司啓請頒行事目○昔鄭白之導涇水鄭當時之穿渭渠皆是天下之大江大河而尙能築堤灌漑大收豊穰之功我國之人則川澤稍大者亦不能堤防使無限膏澤盡歸虛地少遇旱灾輒至大無良可痛惜今宜專以防川爲務以爲備災之地但堤防之處當用許多木石此則本邑守令預於當築之處別設塲市使就市之徒鳩聚木石完築而一經雨水如有潰决處必須以大木斜竪橫結撑柱其後如家舍間架之狀使不搖動而堤下多數積石或多積松枝以防水溢衝破之患修築後本道報于本司本司發遣郞廳摘奸勤慢以爲賞罰之地

六年吏曹判書金錫胄奏曰江華屈于浦新堰以收稅太重民不願耕至於荒廢各道飢民之流離上京者幾至數百臣欲另備田器農粮農牛差人董率此輩入耕其地稅其禾穀以儲軍餉趁今春擧行好矣

上曰處置飢民開墾荒土事俱便好矣

補 七年備局啓曰沿海空曠之地築堰開墾募民耕作收其稅入以實邊鎭以補軍餉最爲今日之急務故以試令守令親審報道臣具由啓聞之意分付於諸道矣今聞平安道郭山西面宣沙浦舊鎭海邊有可合築堰之處落種似不過四十石許堰長似不過二百餘把而其傍近水田落種一斗出稻四五石云土品之膏沃可以推知而用力亦不至重大以郭山烟戶一日赴役則可以完畢行移本道分付該邑趁此時

築堰而令兵曹指揮董成如何從之

補九年判府事金壽興奏曰朱子以賑救莫如講水利爲言曾在　先朝別設堤堰司專管堤堰而近來此法弛廢只令戶判兼察今以備局堂上一員差堤堰司堂上使之專意水利則必有所益從之

補十年淸城府院君金錫胄筵啓我國三南之外關西最爲膏沃如三縣近海之邑安州博川定州義州等處多有舊筒廢堰民不蒙利而實合開墾者今若令本邑許民開墾作畓田盡力耕耨則數三年內可得屢萬石穀物臣頃以此問於平安監司申翼相則翼相先以三縣十筒圖形見示而永柔德池等五筒千餘石落皆可耕種咸從甑山四筒則民方儲水蒙利不可耕墾云此外諸處雖未及摘奸以來大抵可耕之

處爲多矣今自廟堂分付本道使各邑許民耕食以盡地利以爲厚待糧餉之地何如　上曰分付監司使之劃卽舉行可也

補又曰蒜山新鎭卽棘城故地實海西第一關防當初設鎭悉發道內民丁爲築長堤自本鎭西邊直抵大也島周回甚遠而其中蘆田爲明惠貞淑兩宮房折受者俱至三百數十餘石落矣今欲盡數撤移於本鎭則宮家所失多矣若復還給宮家則又非築堰設鎭之本計臣意則令兩宮家各取一百石落種之地則本兼葭草莽之地坐得膏腴生穀之土者實是宮家之大利而本鎭又可以耕墾其餘以成鎭堡模樣矣

上曰公私實爲兩便依爲之

補十一年正言金澋啓曰近來掘浦築堰爲沿海一亘弊掘去起耕

之田糜費不貲之資勞民動衆其害甚多或至於浪費財力未得成就愚民破其元田撤移家舍亦多流散呼寃者自今以後有以掘浦築堰等事呈狀者別定差員看審形勢必成無疑之處外一切防塞事分付堤堰司使之行移各道從之

補四十五年閔鎭遠所啓臣竊見外方多有廢堰盖 祖宗朝最重水利坊坊谷谷多築堤堰以爲農民蒙利之地矣歲久年深漸至湮塞不得蒙利而爲守令者不思利民之利專爲一時要譽絕不動民修築因成廢堰處甚多臣意則三南廢堰爲先盡屬本廳而今此量田時各其廢堰一一打量且察其修築當否成冊移送於本廳從修築而可以蒙利處則自本廳分付該道諸邑調發民丁使之修築以爲蒙利之地而

蒙利民田量捧若干水稅其中湮塞已久水道變遷雖或修築終不可蒙利處則許民耕墾仍收其稅如是措處則旣合爲民興利之道而歲可收數千石穀物矣 上曰令廟堂稟處可也

四十四年備邊司啓 祖宗朝設築堤堰實爲農民蒙利之地而歲久湮塞仍成廢堰三南所在堤堰勿論陳廢與否趁此改量之時并爲打量某堰時方儲水民蒙其利某堰若加疏鑿可以蒙利某堰永爲湮塞不可修築一一上送以爲隨便變通之地何如 上從之

景宗元年持平李廷熽啓曰國家之設置堤堰專爲灌漑之利雖年久陳廢之處固當另加修築俾民蒙利而伏聞頃日筵中有廢堤許民耕食之令云當此奸僞漸滋之日此路一開京外奸民輩必生冒濫之計

將以完固貯水大有蒙利之所假稱廢棄紛紜圖占終至於無堤堰而
後已請還寢陳久廢堰許民耕食之令更加申飭修築　上從之
英祖元年領府事閔鎭遠言備旱莫如堤堰以　列聖御筆觀之　祖
宗朝重堤堰之意至矣曾在庚子辛丑間臣帶賑恤堂上捐出物力設
築堤堰數處於臨陂萬頃今年湖南慘被旱灾而獨此堰下民田皆蒙
其利不至大歉云此亦已然之效也且引水器械自戶曹賑廳相議下
送使之依樣造成須布各邑亦可爲救旱之助矣　上曰堤堰之爲利
儘如卿言而當此凶年動役飢民誠爲可慮矣鎭遠曰不必强役飢民
堰下作者及隣面煙軍別給糶穀使之齎粮赴役則必無民怨矣　上
曰然矣以此另飭諸道可也

三年吏曹判書吳命恒奏曰堤堰之役爲民蒙利其實則民不蒙利雖以內司手本言之以築堰勞民非止一二凡內司公事於萬機倥偬中何可盡察耶疲殘守令嚴畏不敢違拒徒爲民弊若有不得已築堰事則給價雇軍可除窮民一分之弊 上曰內司手本事卿所云有難盡察者儘然矣雖或有不得已可爲之事若値農時或荐飢則該曹量度防塞可也

補教曰頃因內司所報甑山廢堰使本官打量以屬內司今見龍岡縣令趙顯命爲查官論報言甚激切或慮予意之有所左右身雖在外心不忘君分付道臣使之還屬百姓以曉予意也

七年左議政李𡋯奏曰堤堰所以防備旱灾故相臣南九萬補作金壽興曾

在　先朝引朱子語陳達曰凶年賑救莫如儲水利前則別設堤堰司專管諸道堤堰而近來此法廢弛只使戶曹兼察故事不着實宜以備局堂上一人差堤堰堂上使之專意水利必有所益遂蒙允可此事載於　肅廟寶鑑其時必有堂上句管之事而今則只戶判兼帶若令備堂一人別差堤堰提調各別申飭則亦爲申明舊法之道矣右議政趙文命曰堤堰之政即　祖宗朝所重今則每年戶曹事目循例申飭徒有其名而無其實效各道堤堰之長廣尺數皆有置簿一從舊法申飭實是有國之大政矣　上曰堤堰爲百姓重大之事近來轉成文具若欲別出堂上申飭則以提調名之乎以堂上名之乎領議政洪致中曰堤堰即朝家所申飭者內則戶曹主之外則方伯主之苟能着意爲之

則豈無其效而今若別出堂上專管其事則尤似着實矣　上曰若使
戶判依舊兼帶而但出擧條申飭則適足爲外方一笑之資非所以聳
動之道也必別出堂上專管其事然後可以示着實軫念之意以金在
魯尹游差堂上主管

九年　上曰堤堰灌漑其利甚大設置堤堰司使之專管申飭果有效
驗否右承旨洪好人曰堤堰之利於民大矣以戶典所載觀之堤堰破
毁處每歲修築與否守令報觀察使都事敬差官覆審時亦入於檢察
條目中而近來外方全不致察不爲修築又不禁割耕此由於道臣守
令都事敬差官不善檢飭之失依法典各別申飭以爲一一修築之地
何如　上曰所達是矣開春不遠令備局分付各道各別申飭

【補】檢討官俞最基筵啓臣以爲堤堰一欵民國所重而國朝以來著爲令甲盖爲其儲水蒙利故也近聞三南堤堰處處廢棄至於金堤之堰素號甲於三南而不但不爲修築民或有作畓冒耕之弊尙何望備旱乾而蒙厚利哉臣之愚意宜令堤堰司各別申飭趁此農隙之時另加修築而雖或有煩民力似不可已也 上曰此事曾令廟堂申飭而未見實效矣然所達是矣更爲申飭之意分付廟堂可也同副承旨柳儼曰堤堰尺量之內民多起耕故本官至爲倍收地稅此雖出於禁耕之意而亦非申飭改修之本意矣南中則有堤堰處甚多故堰下則雖値旱乾能免大歉堤堰之利如此矣

【補】十年戶曹判書李廷濟筵啓旱乾最爲難救之灾而若善修堤堰則

實爲奪造化之功至於大堰則可以灌漑數千石地矣若使蒙利民人乘農隙修築則誰敢怨乎此所謂雖勞不怨矣八道皆當申飭三南實爲最緊今欲別爲申飭而近來朝令外方不謹奉行雖年例捧納之事亦不着實爲之矣臣謂道臣及守令處各別申飭之後春間方遣備局郞廳使之看審如有如前湮廢不爲儲水者當該守令各別科罪何如
上曰既爲堤堰堂上何必陳達而後始爲申飭耶廷濟曰乃所以重其事也若陳達之後又爲申飭則必有擧行之效矣　上曰依爲之

十四年右議政宋寅明奏曰我國都事設置本意豈不好而今爲冗官若別爲擇差或專屬以堤堰等事必不無其效矣　上曰監司則多事不可盡察以都事例兼堤堰郞廳各別擇差堤堰堂上指揮擧行

教曰既令各道都事兼堤堰郞廳則江原咸鏡兩道外其餘各道都事
依兼春秋例自吏曹啓下付政
十六年左議政宋寅明奏曰昨年　聖上以堤堰修擧之任屬之各道
都事仍有飭教而未聞擧職者幾乎漫不知何事此皆我國不能支久
之致堤堰堂上宜皆重推仍令考見各道都事擧行勤慢其中尤慢忽
廢職者別爲論罪各別修擧之意嚴飭何如　上從之
十八年　教曰後苑白蓮池今方大縮猶有水根故今番耕稼時雖得
小雨專賴於此堤堰之利誠爲奇特處處皆如此則何憂之有以此觀
之堤堰不可不各別申飭矣
續大典　各邑堤堰一從舊案打量量用布帛尺　堤堰司間間發遣郞廳抽

杜摘奸冒耕者科罪 覆審時都事敬差官亦爲摘奸修啓○尺數內起耕者幷還陳犯者及監官色吏杖一百定配守令以制書有違律論○廢棄者守令監色幷以不修河防律論○穿渠引水處或他田被割則就蒙利土中代結○凡洑堰新築許民來訴守令親審果是衆民蒙利處論報堤堰司後該邑守令出力助役

○堤堰雖內司毋得折受 先朝折受處不在此限

○箕子井田區洫犯耕者以堤堰冒耕律論

二十一年 教曰國依於民民依於農可不重歟頃者親耕意由於此于今自省編既示重民重農之意御苑種稻適値其雨其雨之時臨御苑而觀種命元良而侍坐令儒臣春坊之官皆陳稼穡之艱難意豈淺淺也哉噫雖視咫尺之苑田意在於八道每年歲首勸農徒爲文具方今旱氣若此尤宜勉飭咨諸道道臣二都留守體此意懋哉懋哉今以苑田觀之灌水之利可知此等之時堤堰等事益加着意自政府一體

下諭

二十六年　教曰昨年溫幸時已下教以目覩者推之堤堰司之不爲申飭儲水可知昔之汪洋之堤堰今爲鞠草之場可爲寒心今年春雨頻仍尤宜着實疏鑿儲畜以禦其旱命堤堰司嚴飭時或摘奸其不謹者草記重勘

二十九年左議政金尙魯奏曰近來各衙門各宮房折受築堰之處皆請烟丁調發極其紛然此非朝家惜民力之意也一切嚴防何如　上從之

三十一年　教曰近有時雨於農雖幸日後若是均適難以預度申飭堤堰司貯一水若千金柚杜遺備郞摘奸其慢忽

補 三十八年金陽澤（時兵曹判書）筵啓曰洪州合德堤堰爲我國三大堤堰臣年前湖西之行歷路審其形止堰下四郡民田合數千餘石落只而皆蒙力於此堰中間未能修築矣故相臣李宗城爲道伯時大加修治善爲儲水民蒙其利今則歲久堰築多剝落處幾至涸塞誠爲可惜此雖公堰民被其利則當其修築民視若己事樂爲趍役趁此申飭道臣出民力治葺似好矣 上曰蘇公堤亦豈自築者乎亦當用民力而爲之工曹判書李昌誼曰各處所謂灌漑其爲利澤於民田者又非如堤堰之比不可不預爲疏導頻加修築而民人等多因粮資之難辦旣未能如意治洑守令則拘於別還之難許亦不能拔例助成致令膏沃之土或多陳棄之患誠可惜而此分付諸道凡係自前灌漑之處各其地

方官躬親摘奸酌量容入隨便助貸役粮及空石等物以爲引水蒙利之地恐不容已矣　上曰所奏誠然一體另飭可也

續正祖元年左議政金尙喆啓堤堰儲水最爲急務東作不遠請令修築着意擧行從之　又啓取見慶尙監司李性源狀啓以爲安東松項浦項兩堤堰之從古堅築者專爲邑垈而今秋大水衝破邑居民家半成沙場失今不築則千年古郡將一朝而廢第役處浩大鎭管十五郡烟丁及僧軍特限三日赴役與本縣民丁同力防築束伍軍兵亦限一日赴役俾完大役云請依啓許施從之

續二年堤堰節目○堤堰長廣尺數本司與該邑俱有載錄而諸宮家各衙門或有折受之處土豪奸民亦多冒耕之患昔之渟滀之地

盡爲乾堤前之灌漑之利遂致廢絶非但農政之不修可見國法之漸弛今番段別定解事監色從實改量毋使舊堰有縮民田混入而至於冒耕處則一竝還陳退築舊堤列植樹木別爲界限以禁日後更耕若或如前冒犯則該邑報于巡營刑推後轉報本司以爲重勘之地而該邑不卽摘發現露於本司摘奸時則當該守令當用制書有違之律鄕所監色段拿致營門刑推定配

續 戶曹判書具允鈺所啓我國堤堰之設置實爲使民蒙利之地而若有湮廢者則必自備局申飭修築貯水者法意甚重不可以其廢堰而許民耕食矣秋間得聞關西定博之間多有量外加耕云故送計士摘奸以來則其中舊堰冒耕者多論以法意殊甚可駭分付本道道臣另

加査實最初冒耕時若有守令之許令作畓者則不可仍置指名論罪
其冒耕處還作堤堰使之依舊蒙利其餘並爲收入元帳付以爲依例
收稅之地何如從之

(續)辛臣李普行筵啓今因同副承旨柳義養所奏廢堰許耕事敢此仰
達矣廢堰起耕從前多有此請而自朝家一切不許者自有所以然盖
堤堰於農政最爲緊重原其所以設置則其意豈偶然哉只緣中間道
臣守令不知利害專不檢飭之故太半皆至湮廢之境此已寒心而今
若一許起耕之請則各道許多堤堰必將次第皆爲起墾之計此路一
開後弊難防臣意則以爲依前一切防塞宜矣今年歲初初以堤堰修
築事至於筵白成出節目措辭發關別加申飭而諸道各邑無一施行

依舊抛棄徒爲文具若是而何事可做乎自廟堂更爲各別嚴飭俾有
一分實效之地宜矣從之

續六年領議政徐命善筵啓耕播之不愆在乎灌漑之不匱灌漑之不
匱在乎堤堰之不湮盖順天時變地方救罷民豈食貨莫尚於此況我
朝定制尤纖備尺度載於版籍疏滌著於式令守令則修報形止廟堂
則發遣摘奸前後提飭非不詳嚴而近年以來修報形止未免虛實之
相蒙發遣摘奸便成文具之例談吏不畏法民不畏吏甚至於假稱廢
堰許民耕食豪富鄉班次第廣占將使幾千畝蒙利之地遽作一二家
膏沃之莊此不但紀綱攸係一有水旱將何以儲蓄而導洩之乎照案
嚴查隨現論勘當自所司着實舉行而爲先布告此意另飭各道犯耕

者並令還陳墳塞者隨加疏貯俾免摘奸時現發抵罪之患何如從之

堤堰摠數 京畿廣州十一 驪州十九 楊州六 坡州一 水原二十二 富平三 南陽一 利川二十五 仁川十三 長湍十九 竹山十二 豐德十三 喬桐二 通津一 交河四 楊根三 安山二 朔寧一 安城二十 麻田六 高陽一 加平一 金浦三 龍仁五 振威二 砥平二 抱川五 積城四 果川九 衿川六 陰竹三十 陽智五 陽城十 陽川三 ○忠清道公州十五 清州六十三 洪州十三 忠州五十九 泰安五 林川十二 韓山十七 舒川二十一 沔川四 天安十一 沃川六 溫陽三 大興二 瑞山四 文義二 堤川九 德山八 平澤四 稷山三十三 定山三 青陽一 陰城二 清安三 恩津十九 懷德二十七 鎭岑八 連山六 庇仁一 藍浦七 鎭川二十三 結城六 保寧九 海美二 唐津三 新昌六 禮山十四 尼山二十 鴻山十四

扶餘四 石城十四 木川四 燕歧九 報恩五 永同一 黃澗二 靑山一 牙山八

○全羅道全州五十六 羅州一百六 光州四十五 綾州五 南原十 長興五

潭陽十 茂朱八 礪山十二 順天五 寶城七 益山二十五 古阜二十三 珍島七

樂安三 淳昌九 錦山十三 金堤六十 靈光三十六 靈巖三十二 昌平七 龍潭一

臨陂十六 萬頃二十四 金溝十七 光陽一 龍安七 咸平二十八 康津十 玉果十二

咸悅二十四 扶安四十九 高山五 泰仁三十 沃溝十四 南平二十四 興德二十七 井邑十四 高敞二十 茂長五十二 務安十五 求禮三 鎭安六 谷城三 雲峯七 長水五 同福一 和順一 興陽四 海南九

○慶尙道慶州一百四十 安東八 昌原九

尙州五十一 晉州三十三 星州三十四 大邱九十 密陽十 善山五十九 靑松四

蔚山五十六 東萊十二 咸陽二 漆谷三十三 居昌六 金海十三 寧海七 仁同十二

順興二河東四榮川二陜川六草溪四清道三十永川一百八十七醴泉十九
興海四十一梁山一咸安八金山八豐基一昆陽六盈德五慶山三十九
固城三義城九十二開寧十七三嘉六宣寧五河陽二十四龍宮十一清河六
彥陽十八漆原三鎭海一眞寶四聞慶三咸昌九延日二十一長鬐一靈
山十安義一高靈三玄風四山淸二丹城七軍威四十比安三十八義興
十新寧一百十八昌寧五泗川四機張三熊川五慈仁一百四英陽二○黃
海道黃州一海州一延安八豐川一谷山一甕津一平山一遂安一
白川七信川二金川一新溪一○平安道寧邊一安州一定州七成
川一龜城二肅川六鐵山四龍川三咸從二慈山一祥原二順川二
博川五郭山六龍岡一甑山二三登一江西一江東三宣川四○江

原道原州一襄陽七鐵原九三陟四平海四高城二杆城三平昌一
通川三歙谷一蔚珍四平康一洪川二金化一麟蹄一春川九江陵
十二○咸鏡道咸興一永興四吉州一北靑一安邊一定平三端川四
文川一高原二利原四洪原二

續七年命梁山郡新鑿浦補築民丁赴役從便舉行

續二十二年飭兩南堤堰抄出飢民給糧修築

堤堰堂上李書九啓堤堰修築勸農之要務而近日守令全不致力
流來案付之處漸入奸民之冒耕遂作吏鄉之隱結雖以湖南右沿
言之如金堤萬頃等數百里平野卽是自古灌漑蒙利之地而比年
以來到處陂塘日就堙淤少遇旱乾輒判歉荒實有乖於務本備豫

之義朱子嘗因浙東之飢力請募飢民興水利目今兩南賑事方始稍待春和抄出丁壯飢口勿拘恒式優給口糧又以附近田主另付還案量給別巡凡境內堤堰之可以修築者使各其守宰另自董飭次第疏濬而飢民役糧賑簿磨勘時許令一體會減則飢氓之資活農民之有賴一舉而兩得以此意另飭兩南道臣修築處會減穀并爲修成册報本司以考勤慢似好矣從之

續十二月命三南道臣就各邑堤堰洑之蒙利廣而壞塞甚者以所劃賑穀作爲粮資農殷前訖役以其形止馳報籌司自籌司另擇解水利者分行考察

續二十三年命湖南堤堰內冒耕新起者仍舊疏鑿

續純祖三十三年命各道堤堰修補

右叅贊趙寅永啓堤堰之政最切於務農故旣載原定事目又降每歲提飭不啻令甲之諄複而吏或玩法視以文具民不致力忽於遠慮甚至大旱不竭之源千頃蒙利之地塡淤而莫之鑿潰決而莫之補奸細舉皆冐犯膏腴間多沉墊是以水之蓄洩之方土失灌漑之利雨澤稍閼秧役莫始挽近頻歉未必不由於此也況昨年大浸自夏徂秋凡係沿江傍川之洑濱海近浦之陂在在壞敗或失形止嗣歲之憂所關非細及今修舉不容少緩令各道道臣就列邑所在新舊堤堰詳審其可濬可築與否先期量度從便董飭領議政南公轍曰堤堰事每歲申飭而況昨年水潦之後苟不別般修舉將無以備

豫於水旱臣亦欲以此仰奏矣且聚點之移赴是役實是兵寓於農兩皆便宜之事而近聞外邑既不行聚點又不爲修築只以文書瞞過上營堤堰堂上今已仰達而將臣此奏請爲嚴飭於各道從之

【續】哲宗三年五月左議政李憲球啓各道堤堰盖爲農功專在水利每當春初必使補築挽近以來吏不守法民不重本不復刋鑿漸成廢棄中外牟利輩變幻形止疑眩事實陳告於各房各衙門無難毁決恣意作畓甚至於有名大池亦入其中苟欲修復古法非方伯守令何以哉自玆以往無論大小堤堰如有破決作畓之患一切痛禁待明春期於徹底開濬俾復古址又或掩置則該守令自本營摘發上聞從重論罪不飭之道臣亦宜一切嚴飭以此行會於各該道臣四都守臣所謂開

洑爲弊甚多此亦憑藉於各宮各衙他人田畓無難剷破橫斷上流擧皆失農壚盆漁箭商船往來皆有公稅而亦多占奪私自收稅請令道守臣毀堰及築洑漁壚商船收稅之處一一查括從速啓聞更爲稟處之地而如無陳告之人豈禁如許作弊乎自今先從陳告人摘發請一幷刑配批以如此之事前後大臣已有筵稟而爲方伯守令者何不遵奉朝飭一任貽弊於窮民乎此擧條即速行會而如或有一向冒犯者無論某宮某衙當有嚴處之道方伯守令若不趁即上聞至於現發則一體懲勘之意嚴飭

補高麗恭愍王十一年密直提學白文寶剳子江淮之民爲農而不憂水旱者水車之力也吾東方人治水田者必引溝澮不解水車之易注

故田下有渠曾不足尋丈之深下瞰而不敢激是以汚萊之田什常八九宜命界首官造水車使巧工取樣可傳於民間此備旱墾荒之第一策也又民得兼務於下種揷秧則亦可以備旱不失穀種以下水車

補本朝文宗元年御製諭黃海平安道監司書予聞中國盛用灌漑多以水車爲功又聞倭邦亦利灌漑以故雖少有水旱鮮有失農民食恒足我國自來亦多有防川貯水而遺利之處多故若遇水旱民散流亡　先王念此立水車之法然本國土性浮疎不能載水故水車之法終不見利予嘗思之天地之間生意流行而雨潤日烜委曲懇懃然天地之大必有所憾或滂或旱不如人爲故天必假手于人而人能裁成輔相然後事以成焉故盡人之爲以待天則天恩可以

望矣故予念　先王留心水車之志且遇今年北道民生之艱日夜思所以繼志救民之術莫若事於川防灌漑之爲急或者以爲我國自開闢以來立國已久若有可以灌漑之處則古之人已爲之今必無新利之處且嘗已驗於京畿所防之處皆爲水所毁但費民力終無所利予則以爲不然若以爲古人皆已爲之不復致慮則如綿花之種於我國今不久矣火藥之精盡其利在於乙丑如此之類非一若如或人之說則如此等事皆不得利用於今日至於驗之京畿而不利者盖亦人事之未盡豈山川之罪哉凡治水利自古爲難當堯之時懲於鯀之績用不成不復更任大禹則天下烝民豈有粒食之功哉今但當論人力之多少水之可用與否審其輕重利害而已其

防築之牢固與否在人爲之如何大抵可東可西別無巨弊之事則當仍舊貫不必改作若農務則不可緩也如下三道則本多水田民俗力農今不更張亦云可也平安黃海道則近來連荒太半流亡若有可救之事則當急急爲之何可緩也大凡農事水則旱田傷旱則水田傷而水災之害無有救理旱災之害川防貯水可以救之故丙寅丁卯年間黃海平安道饑饉尤甚水田之處少故也至於今年兩道亦失農而水田之處不至太甚此予所以汲汲於灌漑而作水田也故予欲擇勤敏寬簡之士一二人專委水利之任春秋巡省勸民農桑諄諄教諭水田之利因民情願或防川或築淵或墾沮洳有泉之地如此則新墾初年雖不秀實數年之後得利自倍如此而民若

興起多墾新水田則初年二年全免其稅三年四年半納其稅五年之後乃收其全租則盖亦救民之一術也予以此意議諸大臣僉曰不必遣人下諭其道監司勸作水田可也予更思之果若大臣之論方今民間多事而又遣人興作新事姑息之民不計遠利騷然愁怨故寢其事然詮聞其道多有沮洳之地而作水田之事民不肯爲卿知此意以予之意徧曉村田導之以利則其中有知之民必有相率而應者卿可與訪問論議多作水田或因有泉或防川澤不害民力不起民怨爲之則必使堅固使其水勢可以洩可以蓄須使他人無有間言或者又以爲平安道川皆險大不可防之卿其並悉此意盡心布置得宜可行與否民情願厭隨後詳悉啓達

補成宗朝崔溥漂海過紹興府有人在湖岸運水車以灌水田用力少而上水多可爲當旱農家之助語于千戶傅榮願學其制榮略語機形之制運用之方溥曰我就見轉之以足此則運之以手何也榮曰儞所見必是蹈車不若此制最便止用一人可以運之松木輕不可造也其機通上下用杉木其膓骨用楡木其板用樟木其車膓用竹片約之前後四柱要大中柱差小其車輪腹板長短廣狹如之如不得杉楡樟須用木理堅韌者方可

補燕山二年五月湖西大旱遣儒臣崔溥往教水車之制九月乃還

補李睟光曰中國水車之制魏馬均始創之最有益於灌田可以通行天下頃者楊萬世往日本得其制而來極是便利而我國人

性拙不肯習用可惜

補 孝宗元年　教備邊司曰燕瀋灌漑之用莫如水車我國全昧此制咫尺雖有滾滾之流地勢稍高則末如之何農者天下之大本而其器之不利如此今令工匠造出其制如其可用則傳布外方以爲勸農之一助

補 備局覆啓曰自禁中造水車制度甚巧斡轉如神誠能家置戶設則有益於備旱必不淺淺請令有司造十具分送八道及兩都從之

補 肅宗九年領議政金壽恒筵啓曰　孝宗朝命造水車頒布列邑而守令無意奉行終歸於廢閣誠極寒心卽今又得倭制水車方欲試之各邑此事若能通行則雖値旱乾民不憂災矣令堤堰司堂上主管申

飭着實擧行何如從之

補 吏曹叅議朴世采箚曰我國山多野少農作甚艱雖或間有平陸廣坪輒以無溝洫之利廢而不擧今當博訪通於此術者必先修明堤堰之法兼以水車制度頒行州郡俾無不耕之處賦稅自增而山民漸復於野矣

補 二十六年戶判金構啓曰因江華人權倬陳疏備局覆啓水車制樣臣以漕船檢飭時見之則制造不精然俄頃之間激水甚多實爲農家備旱之良器也臣頃自戶曹亦得體木一株草草造成以觀可用與否而與江華所送者其制大同而小異激水上之幾至一丈激水高下在於車之長短矣右議政李世白曰臣曾爲忠淸道暗行御

史時忠州牧使沈楫新造水車臣適得見之問其法尹就五往日本得來云而激水頗多臣未及復命之前以廣布中外之意狀聞矣頃聞水車自戶曹造成取來見之則極爲輕便勝於忠州所見水車造成不難雖試以不便棄之無妨若得其力則爲效不眥矣各以一件分送各道監司使之試用於各邑似好矣 上曰頒送各道試用於各邑可也

補英祖十六年右議政兪拓基筵啓曰 孝宗大王登極後嘗下敎以還瀋水車最好於旱時灌漑命頒其制於外方而今無在處備局適有之而亦頗傷破甚可惜也今若分付戶曹使之依樣造作分送各一件於三南監營則各道大州牧亦可以造成試用之從之旋因議者以爲

非鄉民之所能造遂不果

續正祖七年領議政鄭存謙筵啓曰此吏曹參判李敬養䟽也水車之爲器實爲灌漑之大利中國則水田之農專靠於此民不憂旱國受其利卽聞我國模來其制而未能頒行或有按圖私造者而旣無朝令不得試用卽令講求而廣布爲請矣水車有助農功制作卽有私造先令三軍門取來其私造者倣以造成以爲試用之地何如從之

續今　上光武二年設水輪課無論官有民有高燥之地敷設水輪掘浦築堰開墾灌漑使民蒙利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四十六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四十七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田賦考 七

務農

補 新羅始祖十七年王巡撫六部勸督農桑妃閼英從焉

補 權近曰古之人君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一遊一豫無非所以爲民也今始祖巡撫六部勸督農桑庶幾古者省方補助之法矣若婦人則無外事教令不出於閨門之內而妃從焉非禮也

補 南解王十七年二月發使勸農除不急擾民之事

補儒理王五年始製犂耜車乘

補婆娑王三年正月令有司勸農桑

補十一年七月分遣十人廉察州郡田野多荒者黜之

補逸聖王十一年二月下令州郡整飭田野勸課農務

補伐休王四年三月禁州郡興土木奪民時

補味鄒王十一年二月下令有害農事者一切除之

補訖解王九年二月下令曰方春土脉膏起農事方始凡勞民之事一切停之

補炤智王十一年正月下令遊民歸農

智證王三年分命州郡始用牛耕

【補】憲安王三年四月命修堤防勸農

【補】高勾麗平原王二十五年二月罷不急之務發使勸農桑

【補】百濟仇首王九年二月修堤防勸農

【補】高麗成宗五年五月教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若欲懷萬姓之心惟不奪三農之務咨爾十二牧諸州鎭使自今並宜停罷雜務專事勸農

【補】六年收州郡兵鑄農器

【補】七年左補闕李陽上封事曰古先哲王奉崇天道敬授人時故君知稼穡之艱難民識農桑之早晚以致家給人足年豊歲稔按月令立春前出土牛以示農事之早晚請舉故事以時行之教曰今年立春已過

取後年立春前所司更奏施行

顯宗三年教曰西北州鎭自經兵亂民乏資糧今當農作之時無以墾植其令本道官吏給糧與種毋使失業又教曰比者人習浮靡棄本逐末不知稼穡諸道錦綺雜織甲坊匠手幷令抽減以就農業

補 七年教曰江南郡縣以去歲不登民多饑饉所在官給粮種以勸農耕

補 九年都兵馬使奏興化鎭自經寇亂民戶幷無牛畜乞借官牛以助耕從之又以于山國被東北女眞所寇廢農業遣李元龜賜農器

補 十年以遂安象山俠溪報恩等縣民困於丹兵官給粮種

補 十六年三月停諸營作放農民○又判外人來京訴訟者自三月初

一日並令歸農

補十九年判令諸道州縣每年桑苗丁戶二十根白丁十五根田頭種植以供蠶事

補德宗三年教曰農桑衣食之本諸道州縣官勉遵朝旨無奪三時以寧百姓

補靖宗二年御史臺言諸道外官使民不時有妨農事請遣使審察黜陟從之

補三年判立春後諸道外官並停獄訟專務農事勿擾百姓如有違者按察使糾理

補文宗元年以永興鎭長尙舍直長丁作壚勸農桑均賦役又於沙石

不耕之地勸種雜穀歲收二百餘斛考滿留任

補 二十年四月制曰書曰食哉惟時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郡牧之職農桑爲急諸道外官之長皆令帶勸農使

補 二十七年制曰自春而夏農事方興凡內外土木之役悉令停罷

補 睿宗三年制近來州縣官祗以宮院朝家田令人耕種其軍人田雖膏腴之壤不用心勸稼亦不食養戶輸糧因此軍人飢寒逃散自今先以軍人田各定佃戶勸稼輸粮之事所司委曲奏裁

補 仁宗五年詔曰勸農力田以給民食

補 六年三月詔曰勸農桑足衣食聖王之所急務也今守令多以聚斂爲利鮮有勤儉撫民倉庾空虛黎庶窮匱加之以力役民無所措手足

起而相聚爲盜賊甚非富國安民之意其令州郡停無用之事罷不急之務蹐民安富副朕憂勤

補二十三年輸養都監奏令諸道州縣地品不成田畝桑栗漆楮隨地之性勸課栽植從之

補明宗三年以七道按察使五道監倉使皆兼勸農使

補十八年制以時勸農務修堤堰貯水流潤無令荒耗以給民食亦以桑苗隨節栽植至於漆楮栗柏梨棗果木各當其時栽以興利

補高宗十二年四月禁内外興作勿奪農時

補三十年遣各道山城勸農別監三十七人尋以煩冗罷之

補四十二年分遣諸道勸農使

補四十六年發新興倉白銀十斤易穀種給窮民又令州縣守令率避亂民出陸耕種

補忠烈王即位初元將置勸農使於諸道王因賀正使李信孫付別箋以奏曰小邦自來分遣州郡守令勸課農桑今又令諸道按察使督察比來供給軍官民頗凋弊今若上國又遣諸道勸農使則孑遺之民何以供給所限三韓之地未得一經天眼謂民誣妄乞遣剛明重實之臣審其虛實以勸農之事一委於臣臣將率籲百姓課其勤怠以副聖上憂民之意

三年置農務都監

補十四年世子以各道勸農使聚斂爲事傷民害財白王罷之以按廉

使兼其任

補十六年哈丹入寇國家令州縣據險自保禁民出耕長興判官金怡獨謂按廉姜就曰天兵制此小寇如几上肉耳何能到邊郡且食爲民天耕種有時時不可失請出耕就曰如違令被譴何怡歎曰一夫不耕天下受飢從令不耕則餓死者衆不從而耕則惟我受罪遂令民出耕賊果至燕歧而滅他郡皆不穫惟長興大熟遠近賴之

十八年教曰忠淸西海二道民失農業不止於飢穀種貿給

補時丹兵來侵連歲旱荒民失農業至於穀種不曾收蓄難於播種王分遣勸農使貿易穀種分給之

補忠宣王即位設典農司○又下教所在官司勤加勸課當耕種時不

急之役與收斂一切禁斷又禁縱放牛馬踐損禾稼違者斷罪倍償

補 恭愍王五年令中外人家種桑藝麻各以口數爲率

補 二十年教諸道巡問按廉考其守令種桑墾田多少具名申聞以憑黜陟

補 崔瀣文曰梁州故俗不閑於農皆晩出早罷有一官貶守梁州乃差人勸課每人十爲保每保作一簡先至者受之授次至者次次相授最後者無所授帶簡而至至罷出罰之以後至之罪方其時也日未辨色官已在田間人爭爲之先

補 李穡農桑輯要序曰高麗俗拙且仁薄於理生産農之家一仰於天故水旱輒爲灾自奉甚約無問貴賤老幼不過蔬菜鱐脯而已重

秔稻而輕黍稷麻枲多而絲絮少故其人中椁然而外不充望之若
病而新起者十之八九矣至於喪祭素而不肉燕會則槌牛殺馬取
足野物夫人旣有耳目口鼻之體則聲色臭味之欲生焉輕煖之便
於身肥甘之適於口欲贏餘而惡匱乏五方之人其性則均也高麗
豈獨若是之異哉豐不至侈儉不至陋本之仁義爲之度數者聖人
之中制而人事之所以爲美也五鷄二彘之畜於人而無所用則不
忍牛馬之代人力有功甚大則忍之田驅之勞或殘支體殞性命則
敢爲芻豢之取諸牢則不敢其不識輕重害義壞制失其本心如此
又豈民之罪哉知陜州事姜蓍走書於予曰農桑輯要杏村李侍中
名嵒授之外甥判事禹確蓍又從禹得之凡衣食之所由足貲財之所

由豊種蒔孳息之所由周備者莫不門分類聚縷析燭照實理生之良法也

補本朝 太宗九年 教曰東北之民不種麰麥雖値麥熟之時必仰賑貸自今守令春秋勸其民以耕麰麥

補十五年 上以海州講武場沃饒可耕許民耕稼曰禽獸居之孰與吾民之耕

補嘗 教曰衣食民生所重不可偏廢古者有親蠶之禮自今令宮中納麻枲以備紡績

世宗六年 上諭下季良曰豳風無逸備載稼穡之艱難然本土異於中國民間生業之艱徭役之苦卿其逐目作圖仍述警戒之語以進

七年　上幸西郊觀稼按轡徐行觀兩麥茂盛欣然有喜色登孝寧大君別墅新亭適時雨霈然須臾四野饒洽　上幸甚乃名其亭曰喜雨

十一年　上以五方風土不同樹藝各有其宜不可盡同古書乃命諸道逮訪老農已驗之術命摠制鄭招就加詮次書成名曰農事直說頒于中外

二十六年　教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本恭惟我　太祖應運開基首正田制其勸課之道具在令甲　太宗繼述益勤播穫之功命儒臣以方言譯農書廣布中外以傳于後寡予承緒夙夜兢惕仰惟前代惟祖宗是憲顧以農務當責近民之官是庸愼簡親加勉諭且令逮訪州縣仍記已試之驗輯爲農事直說務使田野之民曉然易知倘可以利

於農者靡不悉心大抵田家事趨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
多故農政所重惟在不違其時不奪其力而已百穀種蒔各有其時時
或一違終歲莫追民旣一身力不可分奪之在官豈可責之力田苟人
事旣盡則雖天運之不齊亦可禦也歲丁巳於後園試治田極人力果
遇旱不能爲災禾頗稔熟是則偶爾天災其以人力而可救也審矣且
云芒種者人力不贍雖不能皆早若及此時則猶有秋成之望故特限
節候以示與其晩而失業不若及此時之爲愈也非謂必待此播種之
期也農書亦云大率欲早今之守令狃於故常雖當播種之時自謂芒
種猶遠種植賑貸等事常不汲汲每失稽緩雖或守令申報監司移牒
戶曹以報政府政府具由以啓轉相往復之際芒種已過或不識耕稼

之宜徒務勸課之名勸督太早苗不得生反以害農者有之或未能眞
知氣節之早晚自計疎虞以失事機者亦有之豈分憂字民之意乎凡
與我共理者其體予委任之意遵　祖宗厚民之典視前賢課農之規
廣詢風土所宜參以農書所載預期措置毋太早毋太晚尤不可興務
以奪其時各盡乃心導民務本服田力穡仰事俯育以壽我民命以固
我邦本

補經濟六典國初立種桑法大戶三百本中戶二百本下戶一百本
不栽種者守令論罷金淑滋爲縣必種桑官之隙地令民來取種焉

補聞韶縣東有黃山山中多桑木傍近列邑賴此以飼蠶

補江陵土俗每年冬至以五穀種納甕置諸土宇使之滋潤至立春

日差獻官行迎春祭乃以土牛試其耕田斗量所藏穀以其滋潤之最多例驗一年之豊熟云

補 農事直說曰農家欲知來歲所宜以九穀種各盛布囊埋于土室中後發取量之則息最多者其歲所宜也

補 延安有臥龍池每冬月池冰坼裂或橫或縱謂之龍耕以占翌年豊歉橫則豊縱則水溢全不坼裂則歉安魯生以聞命有司致祭

補 衿陽雜錄曰農家無牛者則備九人挽犂可代一牛力宣祖朝大疫農牛盡死田家以九人當二牛云

補 文宗元年諭京畿觀察使朴仲林曰予嘗考驗時雨之節盖正月有解凍之雨二月有開發草木之雨三月有播種之雨四月有立苗之雨

其間雖有大小遲速之不齊未嘗有專失其期之歲苟能趁時以盡人事則雖曰期可必也以前年農事言之三月八日雨洽至十八日四月節入二十一日又雨若於是雨之前畢播種則及此雨而盡立苗矣專以穀種不足旣失此期又觀察使請穀種有三月十七日故至於四月晦日大雨之前猶不立苗者過半是故去年雨水周足而秋稔不稱大抵勸農之法於正二月內以其春分之上下民戶之貧富計其種子足不足備盡布置於三月內若遇好雨則急速播種無失其期三月播種則四月內必盡立苗四月立苗則六月始秀六月始秀則未及八月已堅熟矣今聞勸農者不計時候早晚雨水周足種子有無督令播種則民或虛耕載水而實不播種者多有之及其立苗之期雖知其詐已不

及矣故勸農者不必於播種之時督之當於立苗之時察而責之予於四月望後將使人審其立苗之早晩卿其知悉無廢勸農

補 端宗二年九月戶曹啓請令各邑都會官取蠶種分授於諸邑使之養蠶考其勤慢以爲襃貶守令從之

補 世祖乙亥申明種桑之法從戶曹之請也 大戶三百株中戶二百株小戶一百株殘戶五十株剪伐者罪之

補 元年命內苑桑株分授諸司栽植於墻下及田畔其不用心培養以致枯槁者罷之

補 書筵官以蠶室設於東宮會講日地隘不便請移之 上曰蠶室重事故置諸近地且禮有夫人蠶繅之文本欲中宮與世子嬪親見女功

也

補諭八道觀察使曰大抵農事須以時播種若失鋤治則終爲無用雖欲鋤治食不贍則人未力役卿體予意鰥寡孤獨不堪耕田者寬徭役給口糧勿使失時且兩麥最切於農食諸邑要取償納每於未刈之前指數置簿民未擅食甚爲無謂卿勿執古隨時處宜曲盡布置副予至意

補二年 下教曰苑囿非人君遊樂之所供祭講武事而已今講武場太廣禽獸蕃息害苗實多宜即定其界限餘皆聽民耕種

補三年諭京畿觀察使金連枝曰予聞嶺南習俗勤儉治水田必秋冬耕之春又耕之或糞以牛馬矢除草者爲上農京畿則一度耕二度耘

何暇糞田以助地力乎習俗好尙不同卿其因民勤惰盡心勸諭

補 三月遣吏曹正郞安遐于京畿諸邑察勸農役民修堤堰等事

補 五月 上觀稼于西郊饋農人酒肉

補 四年命徐岡撰蠶書註解以養蠶條件頒中外

補 遣輔德李翊等于平安黃海江原三道募民奠居復命新徙者優給義倉米及農牛農器新墾田免稅五年

補 七年命抄錄醫經及諸書養牛法使醫生四人習之

補 八年 上御後苑觀農蠶之象賜承旨等衣籠各一

補 世俗每歲上元設田家農桑之象以爲一年豊稔之兆自辛巳以來 上令承政院分左右張於後苑戲決勝負自于耜舉趾條桑養

蠶老幼醉飽之狀禽獸草木之形皆立竹爲幹束草爲像競相猜巧無不各盡其態焉

補上嘗於後苑開水田種稻令工繪畫命群臣製詩領議政姜孟卿應製云周家基業永流傳無逸豳風掛眼前那似當今後苑裡爲看民事早開田

補經國大典○農事耕種須早除草須勤守令勸諭四面使趁時耕耘且助不給勿差役勿徵發觀察使考勤慢殿最○勸農官擇勤謹者差之用心勸課勿使陳荒○病戶田令族親及隣里耕耘勿使陳荒○諸道宜桑處置都會蠶室成籍藏於本曹本道本邑養蠶取絲繭上納觀察使以蠶室本邑及附近諸邑公賤量定人夫除選上身貢擇有職勤謹者一人定爲養蠶官守令考察

補成宗元年 教諸道觀察使曰 世宗朝諸道只設蠶室一所以近邑所居諸司奴婢助役 世祖以爲若每邑皆設則人人自便蠶利興盛而近邑奴婢來往之弊可除今守令不體立法本意吏卒所過供億少緩則織成罪辜訴官鞭撻非徒無益舉道受弊今依 世宗朝例每道只置一都會卿悉此意宜桑處置都會叅考舊例以附近諸邑人約定蠶母及助役人輪次均役以所出絲繭親監直進以賞罰之

補三年 上御經筵謂領事申叔舟曰人主宜知稼穡之艱難予欲於後苑播種而觀之如何叔舟曰 世宗於景福宮後苑播種而令 世祖掌之 世祖親執其勞 世宗盛事可法也 上然之

三年（原本作八年今釐定） 教曰生財在於務本嚴逐末之禁定役民之法盡力農

桑勿爲惰慢 詳見財用考

補二十年六月 教于政院曰唐文宗詔使百僚出城觀稼予今欲行之使民知國之重民事仍命領敦寧以上政府六曹漢城府各一員左承旨韓健往東郊觀稼

補中宗二十年 教曰京城門外曾令有司植桑其遣史官觀其勤慢

補二十二年十二月 教曰人君深居九重不知稼穡之艱難故自祖宗朝有內農作皆象豳風七月圖自甲戌至今廢之將至十五年今欲使世子預知令該司從簡修之

補三十九年戶曹叅議李名珪奉使如燕歸獻豳風七月圖即元學士趙孟頫所畫明學士宋濂所序者也特賜法醞奬之

補 仁宗御製詩曰一家有兩婦巧拙百不敵拙者念其拙一日織一尺巧者恃其巧百尺期一日理鬢學宮粧好逐花間蝶逐蝶又折花長笑拙者織秋風一夕至萬戶砧聲急拙者先裁衣歌舞堂前月巧者悔何及天寒翠袖薄呵手泣機上梭寒易抛擲難將花與蝶敵此風霜夕

補 仁祖十五年備局啓曰當此無牛之時耒鐵利於農作爲用最緊忠淸內浦素稱善造此物故前日啓請使之造送矣今者大興官耒鐵一對已先來納此則下送于黃海監司處使之依樣多造廣布民間俾作春農耕墾之用從之

補 孝宗元年備局啓曰竊聞畿甸各邑之民所儲種租皆作米以供

徭役種子竭乏四月將盡而無計播種田野皆陳雖使今年雨澤極順豐登可期初不耕種則秋成更無可望民事極爲可悶今雖已節晩五月望前猶可付種南漢江華所儲種租頗多除出三四千石南漢之租令本道各官受去江華之租移運于水邊各官使其近邑之民受去而皆從自願以還上給之使之及時付種宜當此事一刻爲急京畿監司及各官急急知委施行如何從之

補四年二月 上命世子觀後苑水田種禾耘穫亦如之俾知稼穡艱難每誦聶夷中詩曰田家勤苦宛在目前也

補領中樞李敬輿箚曰天子以孟春祈穀著於月令宣王即位不籍號公苦爭可見古人重此意也夫親行五推之禮以勸四方之民建

白之請意甚盛也但　祖宗朝以來爲太平故事彌文繁節極其鋪張習俗已久聞見亦習重農勸民之意隱而不彰豈亨豫大之疑先播遠近若能斷自聖衷大變前爲毋襲掌故田功之節盡力溝洫親勞玉趾從事耒耜而誠心祈穀上格天意聳動民聽轉緣南畝至於煩文末節一切掃除則朝廷重本不尙文具之意雖不戶曉或致人感苟或不然而徒爲賁飾之歸則貽笑八方所損非細

補十年命諸道勸課農桑力業者復其身

吏曹判書宋時烈筵啓曰大典勸農條有力業者獎勸之規雖與秦時力農者復其身之法相似而若令廟堂分付修舉則似好矣備局啓曰勸農之舉誠爲今日之急務備悉分付諸道監司使之多方勸

課俾無失時之弊而其中僇力耕種者則待其秋後成熟地方官吏
從實聞見抄出烟戶雜役一切蠲減以示勸奬事移文諸道監司兩
都留守處何如從之
補又命全羅道大同米五千石分給農民使備穀種
補柳馨遠曰我國爲田有畝而無畎是以其收率皆鹵莽今中國
田皆有畎遂東田亦皆一畝三畎以故遂田一日耕比我國田懸
小而遂田一日耕豊年能出粟五六十斛其止出二三十斛者謂
之失稔雖是土厚實以其田畝耕種之法得宜而致也信知古聖
人遺法無非盡善也我國亦宜改造狹小鏵犂依古法一畝三畎
播穀於畎中而耨隴草以培苗俗旣如此此則其利益可勝言哉

補又曰高麗成宗令諸道州縣地品不成田畝桑栗漆楮隨地之性勸課栽植又仁宗時令民隨節植桑至於漆楮栗柏梨棗果木各當其時栽以興利則亦是因古制而爲令者也

補又曰我國之楮宜於造紙然重且起毛不如倭楮之輕澤精緻平時所印書册今或有遺傳者多是倭楮造紙極是可寶今漸絕無矣嘗聞 祖宗朝往取其種欲使蕃植今南方海濱往往有之而人不知廣植令列邑皆種之而勸諭人民使之廣植可也

孝宗六年 教曰諦觀稼穡之事灌漑之用莫如水車我國全昧此制其制度令下于朝堂審其便否傳布外方以爲勸農之一助盖漢人之制也公州牧使申洬編得農書鋟板印進嘉獎而賞之爰命該曹多印

廣布務除民弊

(補)顯宗二年五月給京倉大豆一萬五千石於畿邑以爲田種俾秋成後輸倉

(補)五年春咸鏡監司徐必遠請得木綿種播植道內命關西道臣收聚數十石由陽德輸去

(補)肅宗元年備邊司申飭坊里種桑節目大戶五十條中戶四十條小戶三十條如有未盡生活者令里任等九十月間照數更植自朝家有時別摘奸守令科罪事定式

(補)七年因領議政金壽恒所奏令玉堂取入兵曹判書李䎘家農家四時屛圖移模作屛以進

補十七年　御製十二月圖說曰古人於屛障或畫以美女或畫以翎毛甚者至有鏤之琉璃飾以金鈿窮其奇巧極其奢麗縱或快乎觀美卒同歸於喪志曷足貴哉予獨以十二月畧倣詩豳七月之義描作二屛畫品既不佳妙施采亦欠鮮潔比之美女金鈿工拙不啻天淵而猶且愛之如珍寶者盖以十二幅所圖總是農桑而始於于耜舉趾終於築場納稼千辛萬苦之形至微至細之事無不具載連屛張座瞭然若身親見之耳大抵生民之功莫盛乎稼穡民非稼穡則無以生猶魚非水則死木非土則枯也自古人主處崇高之位居九重之邃甘旨適於口輕煖便於體驕逸之念易生憂勤之心難持是以周成初政元聖作無逸以訓于王而首以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惓惓致意焉其曰乃逸者以勤居逸之謂其曰依者指稼穡而言豈但成王之所當知實爲治之藥石萬世之龜鑑也爲人上者苟能深體斯義覽圖興思克勤于家克儉于邦一日二日兢兢業業對玉食而思稼事之艱御輕煖而念女工之苦一人飢曰我飢之一人寒曰我寒之推廣是心發政施仁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使匹夫匹婦並受其福而各獲其所則庶乎其不至於圖自圖我自我而吾東方丕續景命鞏固無疆之休其在斯矣其在斯矣

補又　御製題宋徽宗耕蠶圖曰予觀古畫自不無愛之之心愛者卽指神妙處而言非玩物喪志也若夫畫意非偶則亦未嘗不法善戒惡焉客歲之冬偶得短軸畫是道君之畫而圖是耕蠶之圖也以

妙手而善形容田家之辛苦女工之勤勞每一披閱若親見之可謂二美具於一幅也然而予所觀者在乎耕蠶丹青抑其次也因此而有思得古人之語者元之順帝一日示宋徽宗畫而稱善巙巙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順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其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旨哉言乎可以鑑矣

補 臣謹按此雖異東國耕蠶之圖又非同時御製而其重農桑戒玩好之意藹然辭旨之外玆敢編次於十二月圖之下以見大聖人務本之政無往而不寓焉

肅宗二十二年 教曰予按禮記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農者爲國之本孟春一歲之首則是月上辛祈穀者豈偶然哉噫今年八路之大侵

實是前史所罕賑穀難聚餓莩相續而予之所大懼者正在嗣歲以穡事之豐凶環東土億萬生靈之死生判焉赤子靡有孑遺國家安得獨存此予之所以倣古例而爲生民欲躬詣社稷虔誠祈穀者也其令禮官議大臣擧行

二十二年　教曰東作不遠禁民逐末皆使歸農

補二十三年因領議政柳尙運筵啓江都米發賣錢二萬兩劃給京畿無種廢農處詳覈散給換貿種子以爲及時播種之地

補二十四年戶曹判書李濡筵啓移秧事半功倍故諸道無不爲之已成風俗卽今雖難一切禁斷而若値旱暵之時則有水根處雖不至甚敗而至於高燥處則全然失農今宜嚴飭如有依前高燥處移秧者則

各別論罪事添入於勸農節目何如右議政崔錫鼎曰凡事利之所在勢難禁斷而自前南中只爲之卽今則畿內之民亦皆效學無水根處一遇旱乾則全然失農不可不禁止戶判之言是矣禁斷後若有犯禁者則以不爲給灾之意中飭似爲着實矣從之

備邊司勸農節目○勸農一事旣令都事主管則都事中飭列邑使之着實舉行列邑各面各里中擇其儒品之有風力者定爲勸農有司之任以爲課督村民之地○修治堤堰以爲貯水蒙利之地事前已分付當此民間飢餒之時雖難調發赴役其中如有功可易就而民所樂從者自官家或給糧助力俾得完築先使各邑守令巡審境內某某處可以修治形止牒報各其面中必擇勤幹之人定爲有司

以責其效至於築洑之處每患過時亦定洑主趁早防塞其有怠緩過時者當爲論罪之意預先申明知委○農牛絕貴一村之中其能備置者無幾若無自官家別爲分付之事則私自移推借用有未可必每一村幾家有幾牛令面任查報除牛主耕種之外排日輪回隣里之間或有染病出幕無一耕播將未免失時者有司一邊牒報官家一邊分付村民以其餘力及期付種俾無荒廢之患待其差病後或以耘役及秋後收穫時相傭以爲彼此兩便之地○移秧之法大省功力卽今三南之外他道亦皆慕效已成風俗一遇旱乾之時則未免全失雖難猝變禁斷其中有水根可以灌漑之處仍前注秧固無不可而至於高燥之處切勿爲僥倖之計或因春水而付種或先

乾播則必無全失之處分付各邑使面任等區別其有水根與高燥畓俾不得一幷移秧猶踵前習高燥處移秧雖或全失勿許給灾之意明白曉諭○農作之勤惰民產之貧富係焉孰不知其利害之所在而愚民之性懶者若無在上者之課督則必不能勉力而作業使各邑每朔各面付種與未付種之處擧大數牒報至於芒種之後亦如是牒報都事始爲巡審田野隨其付種多少而論其勤慢尤甚陳廢全無着實之效者守令則或啓罷或施殿最之罰監色及該面有司各別推治都事必須十分簡其騶率俾無弊端○各道都事旣爲主管道內勸農之官列邑各面各里中又定勸農有司而奉行朝令檢飭管下莫切於守令常常出入摘奸作農形止村民之勤農者有

司之擧職者自本邑別爲施賞俾得興起怠棄者則這這治罪以爲畏憚之地

補三十年　上曰移秧之弊其自中年雖曾前付種之處今皆移秧猝難禁斷而所謂移秧若不及時得雨則未免全棄矣雖以今年觀之當初付種之處則頗勝云三南失稔未必不由於移秧之故也此無可禁之路乎戶判李濡曰自前朝家亦不無禁令而盖移秧之處有便否不同者灌漑處則自春耕治及時移秧除草之勞旣得減歇功力大省極爲便好而至使奉天畓則若値旱灾之年終不得播種未免全然失稔此實不可不禁者也自今以後更爲定式灌漑外使不得移秧事各別申飭宜矣　上曰各別申飭可也

補 三十三年戶曹判書李濡筵啓曰義州有築筒畓年年收稅官中凡百以此需用無一收捧於民間者至於田稅收米亦皆減除故義州一境不知田結之役矣龍鐵等田野陳荒處毋論其有主無主一幷查出後自監營料理數千石種糧分給各邑抄出飢民中可以耕作者而給糧且以各屯所在牛隻每一邑移給五六十頭而喂養待開春解凍即爲開墾播種守令親自監農及秋收穫參酌計除官需外如撥軍煙臺軍飢餒不能立役者幷爲給料以至勅需亦以此取辦民間諸役一切減除如義州之爲則官民可以相忘公私庶得兩濟數年蘇息之後以其田畓漸次出給本主俾得各還其業實合事宜今若分給若干種穀使之勸農則急於目前之糊口終歸於無實而官家取貸之道雖當此

時不得不有所徵斂於民論其利病得失有如是者臣以此意已爲言
及于本道監司及守令而自廟堂別作節目分付則似爲着實矣右議
政崔錫鼎曰淸北諸邑田野盡廢之狀臣亦目睹矣自官落種給飢民
食使之屯作則似好矣　上曰戶判所達好矣令廟堂詳定節目分付
可也
四十年　上靜攝中念民事甚至嘗値日旱躬自焚香默禱翌日雨下
周洽　上喜甚下御製詩于海昌尉吳泰周曰春雨知時夜未已乾坤
惠澤物皆被病中民事何曾忘切願豐登自麥始又　教曰正當東作
之節得此好雨民事可幸各別勸課及時播種毋或愆期事自備局申
飭

英祖四年　教曰農者天下之大本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可不重歟況當連歲荐飢之餘勸農之政尤不宜少緩而其先莫若勿擾民使民安業其分給種糧勸課農桑等事下諭于八道兩都

補 八年同副承旨李龜休筵啓臣因儒䟽中禁南草之說敢陳所懷矣臣於三十年前往來湖南時見南草所種之田則不過籬底隙地而已其後庚戌年以敬差官復往湖南見之則所耕處皆是膏沃良田至如長水鎭安等邑一境之土幾盡種南草臣所未見處如海島等地亦皆全一島種之云民以此生業而許多生穀之土種此無益之物畢竟燒盡極其無謂春間初種時守令若嚴禁則民豈敢種之乎設法禁斷似好矣　上曰前後以此爲言者多矣而永爲禁斷則亦似有難矣至於

膏沃田種草不得産穀亦非勸農桑之道三南道臣處以此分付膏腴之地則禁種南草可也

補十年左議政徐命均筵啓全羅監司趙顯命狀啓以農牛之缺乏請得濟州牛而特 敎許施矣所謂濟州牛未知指何而言也問諸太僕元無濟州牛畜置道簿者似指禮曹所管祭享犧牲也以此許給則於事體未安且元數只是一千數百首而每年二十首以純黑色者擇取上送以供犧牲旣不贍足事體亦不當移給而湖南民事誠爲悶急平安監營有屯牛數千首乃管餉牛也此則猶是監司之私物而北道有稱爲國牛者其數亦不少此則自朝家亦可參酌取用 上曰國家雖勸農無牛則其何以耕作乎且今旣許給不可欺民北道則太遠牛商驅

來爲難關西牛自備局叅酌許給後草記啓達可也道臣初未經紀及當農節至以牛商事煩請廟朝事體殊甚未安此後則諸道雖有請勿施可也

補 因備局啓湖南沿海邑農牛以關西監營所管附近邑屯牛限三百頭趁春耕定送事定奪

補 敎八道兩都曰勸農之道其要有六不奪農時也使民奠居也顧助農糧也備給犂牛也堤堰灌漑也警飭懶惰也咨爾方伯體予至意益勸無怠仍命 世宗朝所刋布農家集成令八道兩都刋印廣布

補 二十一年關西御史具允明筵啓關西田政大抵紊亂而其中元田加卜之規尤爲一路難支之端至於江邊山多野少平田絕無而逐年

加卜靡有準限元田卜數迤及山頂甚至於結外加結賦外收賦民之稱冤罔有紀極且山火田稅一以比摠收捧雖積年陳廢者不許蠲給一有逃故替徵許接侵及閭境殆無獲免今此兩件弊端實爲田政之蟊賊自朝家分付道臣幷亟釐革以爲從實踏驗隨起收稅之地似不容已

補 二十九年 傳曰噫曾於己未已行親耕于今暮年其豈再行而既已復臨之後眷眷者民也其若眷眷重農爲先故不憚其憊躬臨東郊復行五推之禮咨道臣守令體予此意勸農之政着意舉行其所節目具在諭書齊王烹阿封墨亦不過田野之闢不闢另體此意之意下諭于八道道臣三都留守

補 三十年十一月下綸音曰農者國之本也故昔孔子於風之首載二南風之末載七月篇聖人之意乃可見矣國儲蕩然專由不勸民之怠惰亦由不勸田野荒蕪亦由不勸遊衣遊食亦由不勸而于今飭勵舍此何先亦豈講豳風之意乎咨大小臣工莫曰衰教其各勉勵

四十三年親耕後御製勸耕曰昔殷伊尹耕於莘野肇開六百其本在農蜀漢諸葛躬耕南陽竟繼幾百本亦在何令予望八親耕東田是豈攸料受恩陟降益有心喜冲子助耕古牒豈有追慕一倍若問田野其將起耕春煦舒暢處處倉庚執鋤牽牛皆向田畔暮年五推民何懶農冲子猶耕盛壯何倦豈爲觀瞻寔是務本勸課農桑亶係守令奚特守令亦本宣化其勤其勤報我有秋

教曰噫親耕東郊南郊省耕此豈爲觀瞻爲哉頃年南畝有耕種不足
之人故其時顧助昨日省耕其亦補不足之意春耕畢後果無陳也則
予心可舒而以此心若曰諸道然云則此無異於何不食肉糜之意也
宣諭中種糧之絕乏者料理覔給農民之懶惰者勸諭警飭爲道臣守
令者其不視以文具乎伊尹諸葛其猶躬耕故相金堉躬自耕田田畔
讀書位至大相今則豈徒士夫一着黑笠不事農業近有此人人必大
駭小怪爲世道慨然也追憶昔年誦親耕計未遂易耨上林田之御詩
中夜興惟不覺涕沾以此七十二行親耕七十四復行此事爲道臣守
令焉敢忽也令備局申飭

四十六年　教曰國之本卽民也民之本即農也神農氏教稼穡西陵

氏教耕織爲先農爲先蠶幾千百歲功留萬人親耕親蠶豈特周禮國典在焉故於親耕至再至三昨年遵周禮依國典農壇親耕舊闕親蠶此暮年重農桑之意也大抵吾民衣若食專在蠶與耕故國朝宣諭守令也農桑盛三字在於六事之先其重可知也近來百度解弛歲初每下勸農之教而亦一文具今於暮年此心憧憧以耕蠶兼諭以示勸農勸桑之意昔周八百年基業其本由於后稷宜體暮年申申之飭勸農勸桑使海東三百六十州元元有食有衣

補御製題耕織圖曰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可不重歟此耕織圖出於燕京而耕類廿三織類廿三耕則曰浸種曰耕曰耙耨曰耖曰碌碡曰布秧曰初秧曰淤蔭曰拔秧曰揷秧曰一耘曰二耘曰三

耘曰灌溉曰收刈曰登場曰持穗曰舂碓曰籭曰簸揚曰礱曰入倉曰祭神織則曰浴蠶曰二眠曰三眠曰大起曰促績曰分箔曰採桑曰上簇曰炙箔曰下箔曰擇繭曰窖繭曰練絲曰蠶蛾曰祀謝曰緯曰織曰絡絲曰經曰染色曰攀華曰剪帛曰成衣扶杖看檢之翁攝衣抱筐之人乃浸種之圖也倚杖小逕叱牛泥田者耕之圖也細雨霏霏簑衣田中者耙耨之圖也溪畔牧童驅牛田疇者耖之圖也任牛上下坪婦女對窓語者碌碡之圖也犬吠而隨持筐童褰裳而布種子者布秧之圖也倚杖攜童酬酢田畔者初秧之圖也或擔桶而來或灌水于田者淤蔭之圖也或拔而授或擔而往者拔秧之圖也或俯或伸或顧或語者揷秧之圖也牧童吹笛勤勤田疇者一耘之

圖也鋤耘當午前路饁婦者二耘之圖也遮扇溪畔之田翁汨汨田疇之農夫三耘之圖也濟水灌田相和農歌者灌漑之圖也紛紛刈取黃雲蔽野者收刈之圖也積之如岡策杖而觀者登場之圖也衆棍齊起萬片黃金者持穗之圖也舂聲相和變黃爲白者舂碓之圖也笥中籭穀婦女倚窓者籭之圖也風飄糠粃村婦乳兒者簸揚之圖也役役未暇玉屑紛紛者礱之圖也或負或擔入于庫舍者入倉之圖也香燭酒肴拜跪其前者祭神之圖也婦女相笑雙手弄水者乃浴蠶之象也或勤勤點檢或閑戲兒童者二眠之象也持燭點視野婦睡深者三眠之象也葉聲如雨桑婦知勞者大起之象也松明夜屋辛勤窓下者促績之象也兩婦奉箔老姑指揮者分箔之象也

紛紛靑葉倚筐休息者採桑之象也扶杖照檢滿簇白白者上簇之象也辛勤爇火珠汗滿面者炙箔之象也稱量與受相揖而語者下簇之象也夫妻辛勤弄繭竹筐者擇繭之象也或以持甕將繭或以荷鋤向田者窖繭之象也兒童吹火而老媪烹繭者練絲之象也水亭閑笑白蝶紛紛者蠶蛾之象也蠶事已成焚香以謝者祀謝之象也手轉絲車兩女共語者緯之象也靑緯明燈不倦手梭者織之象也徹夜掉籰殘燈耿耿者絡絲之象也鎮日經綸兒童相戲者經之象也靑也綠也或黃或赤者染色之象也手弄其巧織成回文者攀華之象也手把剪刀裁其長短者剪帛之象也銀針透線製衣製裳者成衣之象也首尾四十六圖農夫之艱辛蠶婦之苦楚若在眼前

噫當其食而念一粒粟之出於農夫之辛苦當其衣而念一尺帛之出於蠶婦之艱楚推是心足以節用推是意足以省費此耕織四十六圖豈不大可有益哉仍以聶夷中傷田家詩叅互於斯而復以數句贊于左

補李瀷曰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最重麥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失春秋之所重損生民之具願詔大司農使關中益種宿麥令無後時盖禾木也木旺而生金旺而死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故秋以歛禾以資冬春夏以歛麥以資夏秋貧民無蓄積餓乏而便繼以麥其曰一歲兩農一失則飢此聖人所以重之也然麥有春秋二種其初同

類緣人之種之有別歲久成二也雖春種者夏枯則均本性金故也秋種謂之宿麥今畿甸之民秋種者三分居一以其地瘠非灌之入溺不茂也南州皆宿麥民俗不解灌溺溺必益茂而旣成土風不可變也元胡顏樂傳民荷溺器糞田云云是必灌宿麥者然則中國亦同俗矣

補續大典通編○借牛助糧查陳勸耕一遵歲首頒下勸農綸音該守令另行勸課

續正祖十九年全羅監司徐鼎修進楮竹桑漆禁養節目本道楮竹素稱土產公田之免稅培養私田之隨宜栽植科條申嚴而挽近以來侵害滋多勸懲蔑效慢不禁察一任凋殘揆以法意誠極寒心種楮種竹

土性各異如左峽十餘邑自來楮鄉寺僧村氓尚多爲業下沿七八邑亦有培養之處其餘沿野諸邑雖有若而根叢風土不宜未嘗繁茁山郡潭陽等七八邑左沿之長興等十餘邑乃是竹產貢獻之資皆自此等邑培養其餘諸邑雖多種竹皆是細簳亦或有全無栽養之處至於箭竹在於左右沿邑及山郡數處而道內楮田免稅合爲一結九十二負九束竹田免稅合爲二百五十四結九負七束箭竹田免稅合爲一千二十九結八十五負四束毋論公私田昔盛今殘有名無實專由於資用之無節禁養之不勤修明舊制定式嚴飭有不容但已若其責成之道專係邑宰之勤慢以關以面屢加勉飭俾各實心擧行桑田則民戶所種皆在籬邊墻下置田成林絕無僅有隨其土宜使之加意栽植

漆木之爲民利用關係不少而道內公漆田免稅三結二十六負七束之地舉皆鞠茂私養亦不董飭並依楮竹例申飭勸種免稅公田之不種楮竹處事當一倂出稅以觀日後次次還免而目下荒廢之處盡是樵牧之塲今若盡數出稅則姑未還起之前不無寃徵之弊先從此等處酌定年限務令勤種如不能趁限責效依舊無實則次第出稅以懲後弊參互淺見著成節目

楮竹既係有國緊需且小民利用厚生之具在本道尤爲土宜爲長吏者苟能誠心曉諭使之各治田畝自作生利而無一侵擾之弊則私田蔚茂佇有實效至於公田之培種禁護修明舊典○全州任實珍山錦山茂朱龍潭南原雲峰鎭安高山玉果谷城潭陽淳昌長城

同福順天光陽茂長靈光高敞興德求禮等邑公楮田合爲三十一處私楮田合爲二千六百三十六處而峽沿殘盛雖或各異各邑處數多或爲數三百處少不下二三十處羅州光州綾州長興靈巖寶城南平和順礪山古阜井邑泰仁扶安等十三邑公楮田合爲四處私楮田合爲六十五處而陳廢居多官或培養上項各邑楮田幷自該邑尺量執摠公田定其界限私田則縣錄田主區別成案留上本官憑考察飭案付外新種之田亦爲次第錄案公楮田則擇定監色已栽種處看守培養無栽種則廣加播植使案付之田無或片土閑曠私楮田各自本官申飭面里任曉諭田主勸課栽養有紙所各邑之預給廉價當節勒貿使田主失其私賣之利者最爲楮田難支之

弊絶種廢業職由於此此後嚴立科條痛加禁斷楮是峽產紙爲僧業寺刹傍近山谷磽确莫非可種之地而一設紙桶便有紙役官府之侵責吏隷之誅求年增月加故僧徒不能支堪已設之桶必欲徹罷已種之田惟事芟伐以絶其根本此後則有寺刹各邑勸諭僧徒俾各種楮設桶自作其業所當紙役一切減省各邑楮田中多有雜穀楮木並種之處此則不可以養楮而廢穀依前並播加意勤養○潭陽淳昌平玉果光州綾州南平長城谷城求禮光陽順天樂安興陽寶城長興康津靈巖海南羅州務安咸平和順等二十三邑公竹田合爲五十八處私竹田合爲一千四十一處靑大竹培養田爲十三處而雖無廢棄之田亦有優劣之異全州南原礪山益山咸悅

臨陂同福扶安金溝泰仁興德高敞古阜井邑靈光萬頃茂長珍島等十八邑公竹田合爲十七處私竹田合爲二百六十五處而所種皆是小中竹山郡數邑稍得成林沿海諸邑僅存殘叢上項竹田各自該邑尺量執摠公私田成案一依楮田例施行

續 二十二年下勸農政求農書綸音

教曰竊嘗有意於敦本務實之政命編農書欲頒州郡而古今之各異也風土之不並也貧富之難齊也事力之未逮也有不可硬定而膠守則階庭萬里人人各進良策我則受之折衷而用之可謂農家之大全咨爾京外小大臣庶咸須聽悉如有己見可以有裨於三農者或以章疏或以簿冊京而呈于廟堂外而納于監司毋泥乎異俗

毋拘乎古方

續十二月副司果李仁榮上疏陳務九條　賜批令戶曹判書趙鎭寬招見使納牛醫方其試用與否論理草記

續命湖南儒生鄭始元所陳農務設筒引水之法令本道知委設始觀其能否狀聞

續忠義衛裴宜蹠曰臣本農夫略知爲農之事有可裨於農者有三其一古今時異也古者以穀雨之際落種夏至之際移秧則爲早矣今則落種必以穀雨之前移秧必以夏至之前乃爲早不然則爲晩早則雖或被災猶有可食晩者或被灾則全無可食以是知種之移之必以早爲務可也其二麥稻兩得也雜穀之中惟麥最貴其有補於人實不下

禾稻而民惟知其種於田之爲好不知其種於畓之亦爲好夫畓自秋收之後至翌年夏種之前便作空地當其作空地之時決水作乾坪萬頃千畦悉以種麥則刈麥之後乃插秧之始也設或稻秋未登足可以麥免飢也其三貧富相資也民之窮者當耕播之際雖或耕之無牛隻雖欲播之無種子以之失農者多欲捄此病則各郡各縣字牧之官各選其各面各里中之父老長者一人爲勸農官訪問其該面該里中富民幾戶貧民幾戶錄其姓名於冊中使其富者出種子幾斗資糧幾石貸其貧者若其里中無富戶自官出貸之待秋還納之此法若行富者別無所損而貧者大有所益也且牛禁之令久而不弛牛畜自賤亦必無牛耒耕之歎既有種子兼有牛隻東作既及其時西成亦獲其利一

年二年漸就富給矣然凡使民安業都係於守宰倘守宰得其人則勸農自在其中矣批以思聞裨益於農政之實事別下十行辛勤求助莫謂予言之近於迂遠而無當目下先務豈有過此令下多日公車未聞投軌爾以勳臣嫡長首先應旨所陳三條皆適實用其云種之移之必以早爲務也其云秋收後夏種前空地悉以種麥則刈麥而揷秧稻或未秋麥足以免饑也其云富出種幾斗糧幾石秋即還償牛禁久而不弛牛畜必賤兼有種子東作及時西成穫利而又於面里父老中一人爲勸農官也凡此云云爾必有的見熟料而然者其在買馬骨之道先從先登聞人當施嘉奬之典或恐欲言者之嫌於如何反又却步姑不下教爾其退待廟堂之招叩其實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四十七